

睦堂集



88734

睦堂先生文集卷一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辯 甲篇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辯 嘉慶丙寅寧都甯氏漪園館作

見善而喜見惡而怒不必善者而後然也見善而喜見惡而怒善者則宜滋愈然也何也好善惡惡惟君子辯之精發之誠而能如其分也喜怒哀樂人情也不得謂大聖獨無也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於何而致其喜怒也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母乃將見惡反喜見善反怒與今夫天春而和煦惠風甘雨布焉秋冬而肅殺嚴霜凜雪降焉聖人一天而已則帝王世紀之載武王者誣而已

睦堂文集一

帝王世紀原多不足信此二語人每援為口實是以辯之

是昌黎雜說 愚弟劉斯嶠拜讀

宕折自成一子 張柳汀誦

神骨清腴得韓實深 張怡亭

光明正大之言神龍變化之筆 受業吳之藩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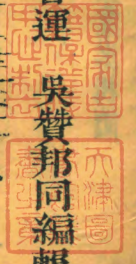
尺幅中具有淵渟嶽峙之觀 受業啓運讀

義理之精人人皆見而筆妙特甚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文即是洗發此數語意 受業女婿吳贊邦謹識

筆甚辣而理極粹 年愚弟劉釋拜讀

經之腴子之覈八家之意趣兼而有之 受業游楫識



○○慮子縱麥辯

此下九篇皆同前篇年地作

世傳賈誼新書載宓子治亶父齊人攻魯過亶父先是父老請曰
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
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勿聽俄而麥畢返乎齊寇季孫聞之
怒讓宓子宓子曰今歲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
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
數年不息徐子曰是非宓子事也聖賢之籌事也主於義而利亦
往往兼獲焉若好爲闊遠而不切於安危是真所謂鄙儒小拘亦
足以失機僨事者也夫棄食資寇當前逼近之大害也慮不耕者
得穫樂有寇將來未必然之患也慮未必然之患而甘受當前之

睦堂文集一

辨

二

大害明者弗爲也寇將至令民各自刈禁毋爭奪其麥多者刈不
及自解募人詩所謂侯彊侯以者是已不耕者又安得穫耶且就
使不耕者得穫亦必不樂有寇民之畏亂甚於厭貧貧特窘乏而
已非大凶饑固鮮有轉乎溝壑者也寇至則身家性命懼不保庸
思逸取他人之麥耶人不日再食則飢餓三日卽死彼富有餘積
者猶可窳民竭終歲力一家之命懸於南畝棄麥是棄民也乃曰
今歲無麥明年可樹又曰一歲之麥魯不加彊喪不加弱嗚呼是
何言歟豈非不仁之甚歟當強敵壓境不率先義旅制梃以遏其
鋒又未聞出奇計捍民於厄束手安視不爲意坐令奪民天以危
國本膺民社保障者顧如此歟堅壁清野亦禦寇之一策而乃委

麥飽敵使之可爲持久之計歟。抑吾更有疑焉。上不爲民計。民亦必自爲計。邑宰禁不耕者得穫也。豈禁耕者自穫耶。麥既熟矣。百姓聞有寇。必爭先刈歸。何至盡爲寇所得。末又載季孫聞之。慙曰。使穴他書又作地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子謂季孫專制全魯。肆行無忌。奚有於宓子。即使其事果不虛。季孫果以宓子之言爲然亦焉肯出此。穀觶齷齪語。迂僞之談。罅漏百出。近日方靈皋侍郎與安徽李方伯書。且篤信其事。更從而爲之辭。坐弗思耳矣。或曰。新書非賈誼作信也。

密確暘達 王金和讀

此等辯論眞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者。受業族孫蓬吉謹識

睦堂文集

辨

三

識世務者惟俊傑。宓子受誣三千年矣。今得此洗雪大快人意。

後學王典謹注

通達治體之論 釋注

辯論固精確不磨而行文亦深得韓子鍊句之法 楫注

○○辯列子

世競傳列子書。謂列子無書。列子有書。因莊子。莊子數稱引列子。後人因僞託之耳。高似孫疑列子爲鴻蒙列缺之類。則又未必然也。劉向序謂列子鄭穆公時人。柳子厚疑其言穆公後事。因指爲魯穆公時人。然其書多引說戰國人。如墨翟禽滑釐鄒衍之流。皆與孟子同時。并在魯穆公後。然則鄭穆公魯穆公無論書之非。列子作一也。其附會雷同。莊子至不可勝數。藉令真列子書。莊生肯剽他人之文。以盈己帙耶。書中可取者頗多。蓋亦精異之士。不逢於世。而潛深伏隲者。所爲力命。楊朱二篇。子厚疑楊子書。子觀楊朱篇鄙誕悖謬。害理傷教。尤甚。尤不可不斥。他拙手先後以僞

亂僞者。蓋又不止此。其間蓋有東漢以後人所爲者矣。雖劉向之序。子亦頗疑之。序首向自署職名之上。何容有謹按漢三字。茲卽可疑之一端也。子厚謂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而不悟全書之僞。子厚能辯鶡冠子之僞。其識出韓子上。獨於此書過信之何歟。卽以文辭論。亦非周人之作矣。其與莊子之書彷彿處。辭每不如莊子明。係此竊諸彼耳。子厚乃反謂莊周放依其辭。殊爲僞矣。洪文敏謂列子書事多出莊子之右。亦未然。特莊子外篇雜篇亦不少。屢作耳。嗟乎。大道不明。羣喙騰亂。乃至此耶。其使僞書紛紛得售於後世。則又秦火之故也。

獨出手眼。眞不爲古人所瞞。

受業族會孫啓運讀

自云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從李斯之請凡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
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而已然則諸子家書亦在燒禁之中
矣而文心雕龍乃云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
子蓋劉勰所見諸子書皆信以爲本書耳不知其中僞者多矣

○辨鬼谷子

鬼谷子專談鈎箝採取之術據微乘巖詹然欲以私智窺天地之機扼人物之情噫謬矣君子循義而行奇偶通塞命存焉操術者未必得安遇者未必失也且就使用之可以獵取人間富若貴猶端人所惡道又况機太重則鬼神忌患多出於所備之外陰陽人事之變聖賢容有困於趨避之時而欲鼓其狙譎放無窮之欲以期無不得勢不至殺身破家禍被天下後世不止矣嗟三代以後世所昧者非此也揚波而衍流夫何爲耶柳子厚謂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要之惑世亂教在所必屏不論其真僞也

睦堂文集一

辨

五

筆挾風霜

門人逢吉讀

運意多沈鬱之致驅詞極昭明之能甯元誠

有關世道其言藹如

釋注

扶持大道釐正性情辯鬼谷子不第爲鬼谷子辯也願與未能修慝辨惑者共讀斯文楫注

自云廟殿
火對亦
董子最謬
文忠論之
詳矣

正論通識

比喻精確
即趁勢雙
歸帶起丑
父事甚融
洽巧便

○辯董仲舒論祭仲逢丑父

董仲舒生六藝散蔑之後表章聖經為諸儒倡功亦偉矣然於時
道義榛蕪已久羣言淆亂創始折衷有難於後人者故其說亦往
往失之迂鑿如春秋繁露賢祭仲貶逢丑父則尤其舛者也其說
曰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所甚賤祭仲
措君於人所甚貴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貴之丑父措君於
人所甚賤生其君故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惡是何言也祭仲
為宋刼盟逼之以逐昭公立子突夫鬼神不聽要盟使祭仲果知
權當時可詭辭以免其後偕突歸國必益盡力輔昭公拒宋而鋼
子突庶幾無負先君之顧託顧仲乃畏死貪榮惑於非禮之盟欺

睦堂文集一

辨

六

逐弱君助篡賊此可謂措其君於甚貴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
也吾且歷引父子之義折之父有逆弟以計刼其子令逐其父其
子從之可謂教父以讓乎父當危難為人所執子能出詭計脫父
者為孝乎抑甘心與父駢首就死者為孝乎祭仲逐父者也丑父
脫父於難者也董子顧責丑父宜逼頃公同死謂雖陷其身尚有
廉名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余考頃公歸國痛懲創修政刑
終其身無大禍害君子許其以後美蓋前愆使當為晉執時死曾
螽蟻之不若且齊倉猝無主內外必震惑生變晉統四國之眾勢
將一鼓滅之國滅君殲為辱耶抑國存君安為辱耶董子謂奉天
施下正人然後為王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

快如奔剪
爽若哀梨

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故視死如歸。余又非之，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孟子謂舜必竊負而逃，夫殺人當死，此天施之自然者也。棄帝父之尊，犯重罪而甘爲逃虜，見無恥也。丑父行詐救君，猶爲非忠，舜屈法活父，豈非不孝。充董子之說，舜必將縛瞽瞍以送皋陶。董子又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春秋之義，失位弗君，獲者絕之，已反國在位，春秋猶有不君之詞。况其溷然方獲爲虜者耶？其於義非君定矣。吁！設父爲寇所執，卽非父耶？父幸得脫歸，子宜棄絕不父之耶？吾恐春秋無此教法也。國君死社稷，謂國滅身窮不得脫者也。頃公偶

陸堂文集一

辨

七

然敗跡出險而亨，烏可以此例之？祭仲逐君，迎子突，衛曼姑助出，公拒父皆不容於名教。而董子深取焉，與公子自夷讓國同列，無怪後世董卓、桓溫、高歡、宇文泰之流紛紛廢立也。丑父易服免君，權而合義者也。雖謂齊之存皆其功，亦可。董子必多方文致其罪，至謂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顛倒迂謬。一至此哉！紀信免漢高，韓成免明祖，皆取法逢丑父。如董子之說，亦將罪之矣。嗟乎！董子立身行義粹然一出於正，假令當古人時爲丑父，不爲祭仲、曼姑，決也。爲此說者，蓋未嘗設身處地，精權義理，因其固守公羊之謬說，穿鑿增飾以成文，遂至顯悖大道，不覺耳。世類以賈董並稱，余謂仲舒才識遜賈誼遠矣。然亦非僅以此事論

之也、或謂此書乃後人所僞觀其辭氣誠若與他文不類者
果爾則董子爲受誣于載歟

辯晰精悍

劉眉生丈

先生嘗怪韓昌黎不推買董之文然於此論則責董頗深非辯
董文實明道也得此而春秋之義益彰彰矣

輯注

○辯抱朴子良規篇

經義之不明所關於世非淺小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是皆以忠心行逆事，身犯天下之大危，以措社稷生民於至安。所謂反經合道，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葛洪生晉亂世，儒術不彰，闇於大義，輒以伊尹、霍光與悖逆之孫琳同類，而並譏。又強詆周公攝王位，因牽連湯武，以快其拘疇之說。夫周公攝政，非攝位，見於經傳者甚詳。漢賊王莽始誣聖以文奸，其後馬融僞撰明堂位，又從而附益，以踐位之語若伊尹者，逆知太甲之必可以變動而光明，故一出於萬不得已。昌邑王淫戲無度，霍光始不愼，察輕付以天位之重，此則光之過也。及廢之而迎

立宣帝。雖伊尹復生，亦豈或非之。彼孫琳之退孫亮，是乃董卓廢少帝之故智。以是上累及伊霍，是猶是見服毒者死，而追尤神農扁鵲之制藥也。凡大惡之成，必假極善之名。洪蓋習見後世權奸之嬰兒，其君動擱然，以伊霍自擬，不務究其本末，因歸獄古人，爲作俑之始，不知堯舜之揖讓，文王之服事，此誠千古之盛軌也。曹操父子，司馬兄弟，又假九錫禪讓飾篡逆。三聖亦將任咎否耶。而洪乃以擁兵清君側之義，苛責湯武，伊霍之爲臣，嗟乎！此王敦朱溫、李茂貞輩之所藉口，而蘇子瞻所謂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恃干戈之威，脅取君所昵近之臣，而戮之，謂君能安乎。安之則乾綱已隳，君且不成爲君，不安則我徒負叛逆之名，櫻滅身之禍。

而卒無救於國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謂之叛晉趙
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程子辯武王觀兵之說曰此事間不容髮
今日天命絕則紂卽獨夫奚容更畱三年今日天命未絕則君也
臣可以兵脅君子齊宣王問貴戚之卿孟子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人臣不幸值桀紂之主處伊尹霍光之勢地
效伊霍可也勢不能爲伊霍則或如三仁之靖獻或如湯武之征
誅各權乎時義之當然皆正軌也若夫漢唐與明則其取亂國而
代之雖亦似乎湯武要其心術行徑則不可同論焉耳或曰伯夷
叔齊嚴延年之說非歟曰夷齊與湯武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廢昌
邑立曾孫病已豈殷周征誅易姓之比哉令龍逢箕比得伊霍之
權必將先行之於桀紂爾延年奏霍光廢立不道當時上下凜凜
寢其奏不敢發漢之公卿蓋皆不學無術者歟考延年生平果於
殺人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又恃黃霸之寵卒以陰鷙怨悍橫
屍都市嗚呼學夷齊者顧如此耶

呂祖謙謂延年
爲夷齊後一人

本豐末茂後一段尤非小儒所能見及

楫注

以後事揣
其前必然
之勢也

○○辯司馬文正論殺郭誼事

劉正乳臭子也。非郭誼主謀。則不敢反。然則正爲從。黜賊。賊首乃郭誼耳。使正之事得成。誼將乘其釁。尙其便而攘奪之。迫見數戰不利矣。乃手刃其主。盡殲其族。冀自解於朝廷。夫正固唐之賊也。誼則亦正之臣僕。使誼非主謀。或會諫止正。反而不得。不得已而殺正。則可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誅。卽援一尊之大義。以獎之。且不爲過也。卽始雖主謀。而後能勸正歸誠。亦猶可曲貫也。乃始則煽亂乘權。繼則弑主滅口。以邀利。小人之反覆險。很可惡。孰甚于此。如斯人。而不加斬刈。國家典刑。謂何矣。漢光武封彭寵蒼頭子。密爲侯。彼子密。固非主寵反者也。然論者猶或譏之。曾不若竇建德

睦堂文集一

辨

上

之。斬王軌。奴爲光明也。特寵乃光武之亂賊。而建德則義不足。以臨軌耳。溫公議維州事。痛詆悉怛謀。叛逆死不足矜。又取漢高之。斬丁公。顧於郭誼之姦狡。元凶反拳。拳愧惜。以謂殺降。非信。何其進退顛倒。無據。若是乎。夫唐固未嘗招降誼。許以不死也。曷爲失信。就令會許以不死也。兵不厭詐。誘誅梟獍。以快人天之憤。亦可矣。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其溫公之謂歟。

溫公當亦無辭

逢吉讀

溫公此論以爲未可與權最切當甚矣。立言難也。梅注

○○辯蘇子由牛李論

牛李之曲直優劣。當時有公論。史官有定評矣。子由顧獨反之。何哉。二子之褊衷。固均不免也。而僧孺尤甚。且李有才而牛無才。德裕勤於匡國。僧孺則冒榮喜名而已。子由所絜較。二子數事皆顛倒之甚者。吾不可以不辯。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帥。僧孺反授以節。欲使捍奚契丹。武宗世。張絳殺陳行泰。德裕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自審庸懦。無以遠制幽燕。故勉強姑息。不惜以節鉞獎奸逆。後志誠竟跋扈。橫索無已。庸望爲國家出力。至劉總納土。朝廷糜費百萬。旋復失之。此正因朝廷無人。幸值強藩。授誠周章荏弱。不能乘此巧機。擇賢將撫。而有安得藉口。謂范陽不足

睦堂文集一

辨

三

以逆順治均。一范陽也。彼德裕胡獨能以逆順治耶。文宗一日謂

宰相曰。公等亦有意太平乎。當是時。閹奴擅權。方鎮逆命。軍旅騷

而賦斂急。使德裕居僧孺地。當有以副文宗求治之盛心。而僧孺

盛爲諛蔽。妄謂天下已治。更求太平。非臣所及。既自揣不堪。責成

始。黽俛求去。蓋其因循苟且。假寬靜以蓋拙陋。竊位之誅。其何說

之辭。至其阻維州之議。旁洩其睚眦。私怨於數百幡。然效順之人。

則尤使千載痛憤傷心。恨不食其肉而劓其肺肝也。維州西北要

地。本唐故壤。吐蕃竭二十餘年。深心苦計。僅乃得之。從此恃其險

峻。憑陵中夏。號無憂城。德裕志在雪恥。宣布恩威。悉怛謀空壁來

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附。特聽悉怛謀進止。德裕遣將據

城月餘吐蕃奪氣爭思退保未敢馳介使人疆旬日間可滅八處
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恢復之機端在斯時舉朝上下驚喜踴躍
僧孺獨以一人從中阻撓切責德裕數四詔縛悉怛謀三百餘人
送吐蕃族誅寸磔備極慘毒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之弱絕忠款之
路伸仇敵之威蓋計之失無甚於此者矣僧孺謂中國禦戎守信
爲上吐蕃責我失信牧馬蔚茹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得百維州
何益不知吐蕃雖強唐豈遽爲其下加又南詔斷其南回紇撩其
北彼與中國鬪能保必勝耶彼制中國果如是其易夫亦安肯與
我和而僧孺爲宰相僅能惴惴寄國命於番戎之手奉數百頭願
取媚覬幸敵之不來以偷片刻之安吁可羞矣且僧孺固以爲區

陸堂文集一

辨

三

區信義可羈縻吐蕃使不動乎吐蕃狡悍見利卽趨維州未降前
一年已圍逼魯州是彼先自敗盟也觀其受悉怛謀時更肆譏誚
則知後之鮮爲邊患非因感送悉怛謀故而唐之疆土一失幾不
可復則僧孺懷奸誤國之罪也僧孺於祖宗舊疆棄若遺跡河湟
數千里河北諸大鎮絕無敢稍措意又阻德裕使不得成功後德
裕相武宗馭河朔於指掌取上黨如拾芥唐祚幾於復振不幸武
宗早崩宣宗忌其威名連加斥逐死於荒徼子孫淪夷僧孺反世
世都榮顯善惡報應之差乃氣數之適然正賴賢入君子持公議
以筆舌申救其缺憾子由乃以是附會天道摭摭禍福斷二人優
劣嗚呼是豈非顛倒是非挫善氣而長惡焰也哉雖然德裕排白

居易而用其弟敏中卒之出死力擠德裕於死者卽敏中也言無實不祥蔽賢之報固不爽歟然天報德裕何嚴而於僧孺又何其佚罰若斯也信所謂小人多幸矣

此予少作後見前人斥子由之論者已不少然予此篇亦有發前人所未道者故仍存之

極似韓公張中丞傳後序 鶴舫先生

斯文不滅蘇長公 劉眉生丈

持論平允筆下亦疎宕有奇氣 邑後學吳子鶴拜讀

固極平允亦極老辣光焰萬丈 門人吳之藩

又自云非因感送悉怛謀故句下宜加注曰按唐書吐蕃傳是

睦堂文集一

辨

西

時吐蕃主立幾三十年以病不任事故不能抗中國其弟繼立益無道及死而其國遂大亂以底于亡

論阻維州之議識見深遠南宋君臣蹈此覆轍後之招攜懷遠者可不慎 諧 釋注

博大光明足空從前作者讀至正賴賢人君子持公議以筆舌申救其缺憾句愈見立言之任可與立德立功並垂不朽 釋注

○○辯楊文靖駁歐陽文忠語

竊惑乎洛閩諸儒之多好辯也。輕詆前哲。而拘泥於字句之間。高談清虛。而薄視乎事功之著。蓋自孟子卒後。至宋已千餘年。中間未必絕無明性命之旨者。顧未嘗以爲言。至周邵程張數子者。出始稍稍以深微之說示學者。蓋聖人所謂語上之事也。使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人人皆得聞此。至德要道之精。固學術之一大快。然自夫子已云。非可施於中人以下矣。蓋雖諄諄言之。亦未必能心解神契耳。數子之門。能傳衍性命之說者。二程之徒。爲尤盛。獨惜其未免門戶之見。所推闡或非其師之本意。至歷敘古今道統。務直推程子爲孟子後一人。於周邵提唱之功。且不難略去。則其他

睦堂文集一

辨

五

之動見斥毀者無怪也。如歐陽子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龜山楊氏非之。謂性外無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者。亦率性而已。其立說固善。而非歐陽子之言。則未當。此言見與李詡書中。其通篇自爲申說。可謂明辯哲矣。楊氏不詳究其言之意。而舉單辭以爲疵。何其妄哉。夫性卽理也。凡事物之理。雖皆統於人性之中。然理則形而上者。事物其形而下者。本末源流之分。自不可誣。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當也。子貢不云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歐陽子之言。固子貢意也。楊氏曷不弁譏子貢失言耶。宋自中葉以後。能爲高論者甚衆。窺其意。覺三代以下德業勳名。皆非所屑者。及考其平生言行。進退或反遜。

自云宋儒亦有妄言子貢此數語者亦楊氏嘗歐公此二語之見

於所訾之人遠甚則何也

從來鮮爲歐陽公辯晰者以楊氏此說朱子采載孟子序說中學者類不詳察耳惟魏環極先生曾有言然其說又未必得公之本意論語載子罕言命與仁蓋亦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孟子遇人道性善亦止就其驗於外者言之且聖賢隨時立教不同不可執此相詬病若論語載夫子言性止一而已仁則言之屢先儒謂罕言之仁蓋指仁體仁體卽性也况讀書宜不以辭害意公止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子貢直曰不可得聞公語較子貢更圓乃獨被索瘢何哉龜山謂永叔全無見於性分然陸象山猶謂韓歐聰明非二程所及此雖未必卽是確論然龜

陸堂文集一

辨

六

山之語則固可謂悍而無當矣

似子朱子之文若其立論極平允矣

劉眉生方伯

光明了當

釋注

凡舉單詞以論人者多坐不詳上下文意之弊朱陸異同辯論

亦未免此讀此可得衡人衡文之法

楫注

○○辯魏叔子跋歐陽文忠論包拯狄青劄子

歐陽公之論包拯狄青可謂知大體勤遠慮者也。而叔子顧非之謂其言已甚疑於詆賢者以推致其罪。余則謂公論包拯有可議而叔子非之未當。論狄青無可議而叔子非之則過也。拯連劾去二三司使而居其位。誠所謂嫌疑之際。然公曷不教之自爲遜避乎。拯固非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即公亦明知而爲之白矣。誠私告之必悞。然悔悟庸有不從乎。即不從也而乃言之於上。斯不爲遽爾。豈公與拯素不款接。無朋友責善之義。而翰苑禁闕清嚴之長。時公爲翰林學士舊號爲天子私人。固不能與疎遠庶寮相往還耶。否則即就公此劄所言以論公之此奏。亦未爲盡善矣。公謂仁宗獎

用諫官斥奸邪。屏權倖。拾遺救失業。有成效。夫言人過似微。許逐人位似傾陷。而諫臣得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天下信之。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若此。將使奸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主聽言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又謂拯材能資望。別加進用。人豈爲嫌。惟不可爲三司使。宜罷新命處之。他職使拯得避嫌疑。以解天下之惑。而全其名節。是則然矣。然拯業已受命。而逕罷之。則是意出於朝廷。拯不貪之心。並未白。而名節已損。吾恐奸佞猶得借以爲說。即天下之惑。亦仍未解矣。故公之失在不教拯自爲遜避。至其所以論拯者。委曲公平。不可議也。况他日又嘗薦拯耶。然則論狄青何以無可議。曰。自今日論青有大功。又小心謹慎。卒以功名終。誠能

守臣節者自當日論郭威藝祖近鑒昭然加又浮議誼沸勢實危疑青每出入士卒輒指目相矜誇至墜馬足不得行慶曆八年禁軍嘗夜半作亂安得謂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已百餘年而不足寘慮乎於時京師大水太社太稷壇皆壞彗星出紫微垣暨狄青出判陳州去之夕而彗星沒然則公之此奏及後進水灾疏又諄諄及之者夫豈得已而不已者耶且公之論青亦無所謂深文巧詆也其曰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恐青不得已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爲人所禍是明言青本非煽誘人心者也其曰今雖未見顯過又曰外人謂青心有不可知臣所不敢決者是公矜慎不欺之言也至其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之訛言又

引朱泚爲證者則又恐上漫不爲意而危言聳動之也且青雖非朱泚比賢如藝祖止矣假令藝祖不當黃袍之變強行篡奪或所不忍天下後世亦孰知其能移周祚也哉幸而仁宗用公言消隱禍全舊勳叔子乃謂公無端啓君臣費險很陰猾操縱出入以巧中人於禍使遇漢景宣唐肅德一言滅青族而有餘試問公有何憾於青而忍爲此也公蓋逆知仁宗之必不罪青也叔子又疑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很戾如此噫以公之賢而叔子乃以此私鄙之見疑之殆於以煤飯疑顏淵矣先是臺諫及宰相龐籍交章論青不宜長樞府知制誥劉敞亦切言之豈皆惡青非其類者至鄙夷不屑之詞則有矣茲蓋恐朝廷重惜其

周密之甚
入理入情
娓娓動聽

才不肯遽解其樞柄耳。其推獎青也亦復不少。公先在諫院時亦嘗刻之薦簡。保救其侵官錢之罪。且又安知公之戎略不誠勝於青耶。當時韓范諸大賢經略封疆。公猶數諍論其失於朝矣。况青歟。君子論人固不可徒執成跡為斷也。或曰子責公於包拯宜私告之。自為遜避矣。於青也獨不可告之。自請退乎。曰青之事所關者大非包拯為三司使之比。且青武人未必深識進退之義。公言之青亦未必聽。青又新寵任宋最尊禮重臣。公不言青即自言之上亦未必聽。

予作此辯後得邱邦士集讀之。其論叔子此文先得我心所同。然止教拯自為遜避。意邦士猶未及。又青心不可知一語亦謂

睦堂文集一

辨

九

其稍涉深文與鄙見微異耳。○或謂篇中黃袍數句情事未確。蓋陳橋之事必出藝祖太宗密謀。並非其所不意。愚謂是則然矣。然必諸將先有此意。故可因而成事。否則以藝祖兄弟之智深勇沈。豈敢無端輕發乎。

文之變化無迹可尋。是為老境。

劉眉生方伯

洋洋大篇筆底信有千重萬重。彼一邱一壑者何能望其肩項。

楫注

○公儀休出妻辯上

嘉慶戊辰麻溪謝氏祠館作

昔孔子嘗譏臧文仲妾織蒲爲不仁矣蓋古者王后親織元統公侯夫人加絃纒卿之內子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朝服分益尊則女紅益簡非特辯貴賤殊勞逸亦所以量貧富之差劑出入之用使上不得壅殖以自肥而瘠人焉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皆斯義也蓋惟古之制祿厚一登仕籍卽綽綽然有以贍其身家且大夫以上又有采地世祿故此義得行焉後世祿薄而不世則雖尊官穹秩稍自愛者亦輒苦貧而其家人婦子有不得不時籌衣食下同閭閻經營之猥細者矣漢張安世貴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

睦堂文集一

辨

子

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史冊無貶詞其極

如王良官二千石佐丞相其妻乃徒跣負薪取給世且又嘆仰其

高風之不可及也此古今時勢之變殊固有不可概論者焉然如

史記載公儀休之事則亦已過矣休爲魯相使食祿者不得與下

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復取小固可謂賢也至謂見其家織布好因

疾出其婦斯豈足取信於君子耶夫婦大倫也責不忘蠶織獨勤

嗇之過耳罪烏至出况昔者敬姜老而猶績孔子亦聞而美之未

聞卽以爲爭利損賢也且卽曰國相之妻勤織非所宜也公儀休

實曾戒其家使勿織也吾知勢亦必不至出其妻又無論非義之

所當出也何也人情好逸而惡勞督其惰而強之勤則難爾禁其

勤而導之逸。奚慮不能改從乎。大抵周季之士。鑿空之談多矣。是蓋欲重狀公儀子之賢。或借以風當世貴家之貪。而故甚其說。不知適足爲公儀子之累。司馬氏好奇輕信。讀者取其意而無爲古人所欺。可也。借謂公儀實有是事。亦其過舉。而斷斷非可爲訓於後世者也。或曰家婦非妻也。蓋女隸妾媵之屬。然以此出之。亦無乃過歟。且媵婢之賤。則勤勞積累。乃自其分耳。織布豈織蒲之比乎。又觀董生賢良策。引此語。直易婦作妻。茲說固未足據也。閩中朱進士錫穀語余曰。古人出妻。使其可嫁。意或公儀妻有他故。而假是出之。如曾氏蒸梨之事。耶。是則可通一說矣。然則卽以因疾出之。之疾爲疾病。而不從疾速之解。亦可也。蓋惡疾則義所可出。

因假織事以爲名。而使其可嫁焉。斯賢者之厚道也。

文有梅崖先生學柳處風格

陳石士文

周秦間人紀事多過其實。東漢人行事多不近情。一則文章之弊。一則風俗之偏。此辯雖只論一端。目光所到。卻甚闊。

陸子倫

陸評甚允

釋注

○○公儀休出妻辯下

門人因問曰疾病之解厚則厚矣母乃非怒乎隱其疾而使他人或悞娶之公儀賢者豈如是乎答之曰然則子又將何以爲使其可嫁之古語解乎蓋人之儔類情事不一矣女子之能悔過與疾故之痊政者亦多矣其他適而人或宜之而可安焉未可知也其被出不嫁而終於母家亦其常也且妻雖可出而當其未出則猶然妻也卽已出亦猶簪履之遺也斯時爲妻之意多而於他人不暇顧焉是情理之宜也雖然七出之說沿自周時吾姑推測而爲之說耳斯語也吾固嘗疑之矣惡疾與無子皆其不幸也豈不孝淫盜妒媚之比耶多言亦未卽大惡也而可概出之耶吾固疑此

非不刊之制也若在近日則更有可言者蓋古今俗殊古之出妻若不以爲異後世則怪駭之舉矣兼宋以前士大夫之妻再嫁者頗多似不以爲恥今則十室之邑窮簷嫠婦輒有守節數人焉故論者謂近代男子之德衰於古而女節寢隆其亦非過言也夫妻之於夫義逾重則夫之於妻亦宜稍加厚矣此又因時立教之道也然則雖古有此制而今亦未可全泥之矣况事勢之窒闕難行尤多乎昔程子門人問曰古人託細故出妻妻安能無辭程子曰彼必自知其罪耳茲固善答也然如妒與多言之類卽明斥之彼亦有辭相爭而難辨矣况別託細故而能帖然聽命乎蓋惟古之出妻者多娶人所出之妻者亦多被出者亦不甚以爲辱且寇故

扼要酌中
之談

可行也耶。後世則非惟惡疾無子之不幸。彼固有辭以相抗。卽如與多言之能出者亦少矣。故論者謂近世出妻之難。女德以有所怙而益放。斯又非無所見者也。要之互古無無弊之法。事勢之利害得失。常迭爲循環。起伏而居半焉。君子之治世處身。惟因時之宜而慎持其流。斯可耳。卽如不孝之當出。固無可議者也。然亦不可不慎察其實。果悖逆忤犯。固不可留也。若父母惡之。不以道而亦出之。又豈非阿意曲從而陷親於不義耶。是亦不孝也。宋南豐曾學之事。可監矣。江西通志載之。未可竟斥爲誕謾也。獨是俗之漓也。曲順乎親而薄於妻者少矣。暱於妻而拂乎父母者多也。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斯固教孝之大防也。爲子與婦者其可不凜諸。

睦堂文集

辨

三

斐亶古宕大似清江二劉先生而更加以妍膩門人逢吉讀

通達平正起膏發痼之文族後學啓仁讀

名通周密近理近情釋注

前篇皆經史之腴。此篇酌人倫之至。而此篇文格尤能於八家外

別樹一幟楫注

○○辯方望溪侍郎宋武帝論道光戊戌家居

劉裕急於篡竊帥師伐秦而於中途規取九錫按宋書王休元傳云休元從裕北征

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休元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而蘇子由宋武帝論乃云裕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何也裕既滅

秦亮從還彭城知裕欲受禪乃自請還都達意子由當是候記此事耳已而命下則移鼎之基定矣

故既滅秦猶欲駐頓關中經略趙魏會聞劉穆之卒念中朝更無

心膂私人據要津可倚託者也乃始頽餒遠志并不暇詳為措置

關中之計而翻然歸彭城諸史所載與蘇文定之論均為得其情

矣特文定謂裕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則非也望溪更謂裕

之意與其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為安則尤謬甚夫以鎮惡

之才兼秦人之懷思其祖猛裕之畱鎮惡於秦也宜非惡意且沈

陸堂文集一

辨

十四

田子亦非庸庸者二子既能破秦安見其不能保秦裕豈料其內

訖交鬥而致夏人之得以乘隙攫取乎哉裕之入秦二子為首功

勢固不得不並用史稱二子素不協蓋始於既同畱關中以後耳

况裕果無利於秦也則始何為艱危以取之及既取之何又無端

而欲棄之以資鄰敵即謂欲以秦為阱餌陰致諸將之自相吞啖

亦焉肯使幼子義真併居於險地耶鎮惡田子輩皆裕麾下素無

猜貳裕聞鎮惡剔取秦主輦上金銀而棄輦於垣側尤心安焉裕

方未得位豈遽自翦爪牙果其心忌之則必率之南歸矣何反授

以巖疆重地寄之兵柄孤懸邊遠不虞其易恣難制耶義真一童

子裕豈望其能彈壓諸將耶凡論古人有求之過深而轉失乎當

簡證

附證

日情實之顯然易見者此類是也

駁辯精確固已其部伍層疊先後錯綜隱見互映之工亦耐人尋玩

王金和讀

此文卽甚似望溪

吳子罕

謹嚴堅勁

王典讀

魏叔子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古人且然何況今人觀此愈見作史難讀史亦不易

楫注

○○辯秀水朱太史原貞

嘉慶丙寅

朱錫鬯檢討博學工攷據其議論亦大都平正無甚怪迂乖僻之說獨其爲山陽高昂之妻蔣貞女作原貞則拘謬殊甚蓋于理情不可用其謂貞女爲禮之過據曾子問之文謂死不可合葬據周官媒氏之文謂不必請旌則無所據而直斷以己意愚請臚列以辯之曾子問載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除之夫死亦如之夫自媒幣旣交兩情已隱相結女子身已屬人不以死生易其趨此禮之正也王者以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甚高之行非可概望于人且或格于時勢強責以所難行將愈有不可言者故雖已嫁而孀者亦止媿厲之以名義不迫束之以刑法而于未及

陸堂文集卷一

辯

美

婚而失夫之女則直寬爲之制以優游天下之中人固未嘗謂服除必當改字而終身不嫁者爲過也使以爲過胡以歷代設旌貞之條而世之重貞女更過于重節婦也朱氏直以過歸之此則吾不解也且今之禮經掇拾於煨燼之餘卽亦何可盡信也其謂旣葬卽除服於男則可於女終覺太遽而所謂女未廟見死不遷於祖不祔于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者吾亦疑之也使女未嫁而病死則誠爲未成婦不祔可也其或聞夫死而捐軀以殉則其專一之誠已感結固合於幽冥之中而不可解通其情祔之可也然古有女祔王母之制今之時無有則雖未嫁病死者亦當祔也不祔是鬼無所歸可憫也况其已嫁者也古以次日見舅姑

三月而廟見雖未廟見而死夫已妻之數十日也舅姑已婦之數十日也曷以爲未成婦而必令其歸葬於母氏之黨祔於母氏之親也故吾以曾子問乃後儒假曾子孔子以信己說者其謂娶婦不舉樂又謂壻與女之未及婚而遭親喪者既除服而男可別娶女可別嫁之類皆遠于人情無怪也不然夫子之徒數千參雖魯且勤必不獨爲此譏譏也彼周禮之不可信亦曾子問之類也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然又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朱氏亦將信之否也或謂此莽歆所竄然安見此獨僞而他則皆真此外並無別本可證也莽歆事具在史書亦未聞曾布此爲憲令也且就使周禮可信朱氏說亦謬也按古注釋嫁殤謂

十九以下女未嫁而死之已葬者其後夫死不可遷女合葬非謂未嫁夫先死女之奔喪守貞者亦不可也生不幸不得同其室死又不許同其穴耐其主又謂親屬不必請旌于有司吾不知貞女亦何負於義而朱氏必屈抑之如此也蔣氏聞夫天趨喪哭自誓不嫁每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哀不衰感夫于一聘之情

終身絕伉儷枕簟之樂受伶仃熒鬱之苦請而旌之所以償其辛

勞彰其德美顧奈何謂此有司之事親屬不必自爲之請也不請

則有司固無由悉知且卽或有知者顧令思既許之請安知有司

不以見其無爲之請者而生疑卽不疑之而亦遂愆置之也卽貞

女非樂有聞于鄉里而爲之而爲之親屬者則烏容聽其湮沒也

夫朝廷褒貞之典所以伸幽隱之志氣亦以垂訓勸于將來果若
朱氏過于禮不耐主不合葬不請旌之說揆之貞女之心夫豈其
所甘且彼卽不覬美稱而生旣戀義不他適死反離其體魄不得使
相依又受過禮不避之名于士大夫清議吾恐後之不爲貞者反
得以藉口而欲爲貞者亦將以有所懲忌而不肯爲不敢爲也夫
一言而致使人墮貞節之氣而立言者又爲當世所可指數之名
人茲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辯也然其集中又有書戴貞女事一篇
其持論又視此篇爲稍圓通意此爲早年之作而後亦頗悔其過
言也耶

辯論精確大有功於名教

梅注

睦堂文集卷一

辯

三

族後學啓仁敬齋校字

睦堂先生文集卷二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論甲篇

○論歐陽文忠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嘉慶癸亥樂安縣署館作

歐陽公之與范文正其道德經濟皆等輩人也公雖年次名爵稍

後然自文正復以諫廢郭后出知外郡公固已以朋友視之矣志王

堅曰天聖中范文正以祕閣校理言事性章獻太后出判河東徙陳州明道二年召還為司諫歐陽文忠以書激之直言起云其官

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是冬文正即以諫廢郭后出知睦州次年移蘇州文忠復與書作某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蓋自此書而

相知漸深也古人交誼親疎之等於此亦可考愚按文正為司諫時歐公方以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司諫乃風憲清

要書儀自宜致敬故其題曰上范司諫書迨文正知蘇州則公已

以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館閣校勘矣故書儀用平行然王

氏謂於此足見二公交誼以漸而及文正之三以言事貶也公貽親誠亦有此意二說未可偏廢也

書切責司諫高若訥激若訥白其書於朝而願與文正同得罪此

其忠義之氣剛直之節何如哉夫豈可徒以文士才人目之者既

而文正由三黜而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副使身任巖疆對勅

敵不以參畫上佐之重任辟公顧乃以掌書記之瑣務屬之此豈

足強人意也哉時公久已復官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

軍節度掌書記且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矣復以書記辟之

何足為榮授也在文正初起謫籍畏人之多言而或避遠嫌疑且

過存審慎以公文名則夙著也故姑藉此以為援引之階固不可

遽謂之失言然公則豈屑措意於此特此意有難於顯以告人者

故假他詞爲說曰吾昔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此明係公之託辭耳不然則國家值方陲有事主憂臣辱文正旣副總帥當危邊使能破資格而超常例越次舉公爲臂助此正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易稱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漢時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朋友用舍之同以爲美談况以公之天秉忠憤又自信其謀猷有素起而應之蓋冒險而膺重寄尤非安然翔步朝端躡等而躋華要者比初時或不能不辭讓若朝廷不欲違文正之請而堅以相委則奚不可就之有故公於此書亦不僞託過高之言以對同心之賢第借以答旁人悠泛之問則於義無妨害耳其本意則公之此書已自言之詳且渾矣世第泥信公之託詞遂不細

察此書而致昧其深旨耳今略舉其書辭條析之起段云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士得一識面誇於人以爲榮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士於此時孰不欲出所長得託附以成其名况聞狂寇屢有指斥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執戮將吏殺害邊民修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不待修而堪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是公明言其非不欲出當艱鉅效力疆場特僅以書翰末技見任則不足就耳又明言其以母老辭於朝者亦其託

詞而非由衷之語也。中間云。况今世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今廢已久。懼無好詞。以辱嘉命。此一端也。是又明言四六俗體之文。尤非其所樂爲。且以見初入仕時。朝廷官以幕職。雖就其位。而猶不肯供其勉強之役矣。况今已兼臺寺之職。又列館閣清班乎。末段云。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成事必有國士。其之非惟在上。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亦未易以身許人。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竒瓌豪雋。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耳。然尙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

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愚按此段語氣。逾覺奮厲激昂。情見乎辭。不可忍遏矣。其語雖若泛論他人。以廣文正者。而其實隱自謂譏文正。知之不盡。辟之太輕。不察其平昔挺特自重之概。故未肯漫然而出其門下也。以此意求之。庶篇中章段句字。皆劃然以解而相副應。卽其文外之曲致。亦可於抑揚吞吐間得之矣。若泥信公答或人之託詞。則公以親老爲詞。而辭於朝者。愈當信爲公之本意矣。何以公於此書中。自明其爲託詞耶。讀公此書者。曷不於此一致思耶。然猶可曰。同退不同進之本意。公不便揚言於朝。恐人或議其矯激沽名。故以親老藉口也。然若果其本意。則正當以此答復文正。斯固無所嫌忌也。何以此書中亦絕不一及之。讀

此書者又曷不於此一致思耶。或謂公既已初佐三相幕府矣。繼又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何以於文正書記之辟獨辭之。余答之曰。甚矣子之泥而不達於時義也。宋時科第新進多授幕職。初登仕版。豈容破例擇官哉。是立異也。豈素位而行之道歟。既已敷歷內外。寢著才望風采矣。而同休其戚比肩之友。乃仍欲屈以區區筆墨之任。似若爲其私人者。然於國家初無所大濟。而形跡又涉於附麗。此則宜乎公之不肯就耳。士固伸於知己。越石父尙知此義。况公之氣岸自負。爲何等乎。或又謂文正饒州之貶。上書請與俱貶者尙有尹師魯。疏救之而遭貶者。又有余襄公文正置余尹而獨辟歐公。後亦未聞於余尹二公加之意。何歟。答曰。歐公之賢

且才遠過余。尹文正固所素知也。雖均知其爲可用之君子矣。然自文正貶饒州後。朋黨之論方熾。若駢同舉之。則必動朝廷之譁。是心雖公。而形跡之間。恐正人亦將疑以私矣。事固當有漸。可且以歐公爲之兆。文正之意。或如是乎。然未幾尹公卽被大將葛懷敏辟舉。以爲經略判官矣。自文正起帥關陝。仁宗亦感悟。凡因文正而被斥者。皆召還朝廷。惟余公以便親自乞知英州耳。然非久亦登清要。皆不須文正薦達也。君子大道爲公人舉之。與我舉之一耳。奚必以自己出爲德哉。矧又涉於嫌疑也耶。故夫嫌疑有不當避。不必避者。亦有必當避者。要須以時義爲權衡焉。昔人謂避嫌者皆內不足賢者。且不爲。又曰。有意避嫌。雖公亦私。是皆偏當。

如此淡淡
收最妙

之辭而非可爲通論也若徒恃吾心之無他而已初不計夫人之見信與否事之能行與否是亦豈君子隨時處中之道哉內則失己外則失人非惟無益而且有害者多矣茲卽僅以舉士一端而論會謂神奚之內舉不避親崔祐甫之一歲除吏八百多其親舊無論何時何人何地皆可冒然取法之而不致上下齟齬拂戾耶知不然矣後此如曹武惠之薦其二子舉與璋爲將呂文穆之薦其從子夷簡爲相則皆以勳舊元臣取信於君有素故耳然如此等事自宋以後尤希矣

余覽茅鹿門八家文鈔見其評歐公此文過信其同退不同進之託詞而於其本意不能了了彼蓋據宋史本傳與歐公之子發等所撰公事蹟敘及此事但述其託詞耳卽蘇文定作公神道碑銘敘此事亦

陸堂文集二

論

五

但述公之託詞余於是有所作今見公全集中有與梅聖俞尺牘云安

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

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按此

雖未顯言安撫之姓名然此尺牘題下註云康定元年作則正

是范文正安撫陝西時其爲指文正無疑矣所云奉親又與此

書中所言合所云避朋黨之嫌卽同退不同進之說也疑聖俞

亦過信公兩端之託詞故公自明其非然而不得不吐露其本

意耳蓋公與聖俞最款洽故無諱忌如此余作此文之先所閱

歐集乃吉水曾副使旅庵先生刻本未載公尺牘使早見公與

聖俞此牘則作此文時不必如是之辭費矣然竊自喜所窺測

公意不謬且於公所難自言之隱衷亦頗能加宣究故仍原稿而不刪改也嘉慶辛未續書於龍泉彭氏之別墅

所探揣能暗合公之本意固見識解之卓於旁見側出之義理亦多所發明所引歐公原書刪節處皆見裁翦

受業逢古謹識

又自云梁文學翼堂謂此篇刪節處與浦二田古文眉詮一同眉詮之書余曾略觀未徧閱也此亦不謀而合者

蠕蠕數傳至社崙遂大強盛盡有沙漠地魏道武聞之謂其尚書崔宏曰蠕蠕昔來寇曾駕牝牛奔遁驅健牛隨之牝牛伏不能前有教以健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况其子遂被虜頑蠢若此今社崙學中國法置戰陣大啓邊害道家言聖人生而大盜起信哉徐子曰聖人之道大以公魏主之言隘而私聖人之利天下也而猶不免於後世之訾昔者聖人不先天以開人率因時以立政遠古時民含淳抱樸未知一切戕賊澆詭之事聖人雖具如神之哲逆知後之有必變亦不鑿其智以矜其明故因陋就簡以爲治而民不至於亂迨後風會日啓智巧日開民之桀猾不軌者逞

其詐力始有爭奪攻殺之事使於是焉而不爲之所弱之肉強之食人類幾何不夷於禽獸聖人憂焉制爲甲冑戈兵弓矢之具戰陣起伏坐作進退之法然後強者有所威而弱者有所恃常有以固而變有以禦若此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是故其事主於殺人其用歸於愛人聖人所爲濟文德之窮順天地之變而靖萬世之禍夫豈以開亂源也哉嗚呼聖人之欲畱其朴也更甚於後世使天下可以有生而無殺夫豈不樂與相安於無事且聖人固未嘗不慮夫強悍不仁者之逞其凶物以相競於競剛而無所底也故其所朝夕講求本諸躬修達諸天下國家後世者頌之爲政教著之於詩書勤勤焉仁義道德禮樂之是務而於戎武之事則後之

藏戒其輕動用戒其縱贖必不得已而後起故干戈所至人望雲
霓焉今蠕蠕學中國法制戰陣啓邊害是竊聖人之利器而不守
聖人之節制欲以咎聖人胡可得也且蠕蠕昔不知中國聖人之
法故爲魏之細今知中國聖人之法而遂與魏抗是於魏不利而
蠕蠕則利矣抑豈獨蠕蠕利哉魏之先不藉聖人之法國奚以強
也試使魏今棄中國之法壞戰陣之制又將奚以禦蠕蠕也蓋魏
知聖人生而大盜起不知聖人生而大盜止今夫仁義者固天下
之美名而國之寶也然奸雄假之或以市細民心成篡弑惡如田
氏之竊齊公子鮑之市宋然則將歸咎於仁義乎蓋必自失其寶
而後假之者得濟不然彼將懼伏吾仁義而罔敢逞故聖人之道

不可一日缺也。我用之利人用之亦利也。我用其全人用其半則
我尤利人用其全我用其半則人尤利我與人俱用其半則我與
人均有利不利故人於治世見聖道之善吾於變亂世愈以見聖
道之可貴彼甲冑弓矢聖人之末也向之所謂仁義道德乃聖人
之本也爲國者不務於本以自固而徒矜勝於攻取戰爭之末則
必已常智人常愚而後可也聖人之用兵也如醫者之用毒藥砒
石附子無故服之則殺人不得已用當其病則活人故人主用聖
人之法得其道則兵亦稱仁刑亦稱祥不以其道則雖堯舜禪讓
後世亂臣賊子狐媚攘人家國者且藉爲口實彼魏與蠕蠕棄聖
人之本而徒日取其不得已之法以相倚而相角是聖人不得已

用毒以活人者。彼用毒而期於殺人。顧欲追咎始立法者。此莊老偏隅之見。而豈聖人之慮不及此哉。吾故曰聖人之道大以公。魏主之言隘而私。吾惡乎入掇莊老之唾餘以訛聖人也。故因魏主言而辯之如此。

有友人謂此論似可不作。愚謂老莊此等語意。雖經韓公原道折辯。然其文辭高簡包孕深而析說未暢。近代諸儒猶時時舉莊老語以爲口實。此文細加駁詰。頗有前人所未道者。不可廢也。

根柢盤深枝葉蓂茂。當與昌黎原道並傳不朽。

張柳汀

所見者大故語有把握。古人文集中必有一二篇推闡治原不

陸堂文集二

論

九

可磨滅之作。此論是也。

劉眉生方伯

根柢厚見地高。故能浩然沛然。明辯皙粹。精張評謂當與昌黎原道並傳不朽。洵爲知言。

受業吳之藩

語長心鄭重。文氣亦胎息韓歐。

釋注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以昌黎之言行昌黎不

旨

昌黎之文。故能卓然自成一家。楨注

○ ○ 漢高帝論

嘉慶丙寅寧都甯氏館作以下六篇皆同

漢高帝一豪猾耳其得天下幸也好酒色薄詩書輕士謾罵居山東及入咸陽時貪貨財而耽戀逸樂玩好晚年猶因狎一宦闈稱病十餘日不出視事又其於倫常間尤有迴反乎常情者太公被獲項羽寘於俎上言將烹之以脅帝降帝乃傲然答云果爾則願分我一杯羹茲雖一時權譎語然亦豈爲人子者所忍出諸口哉羽當時聞此言怒甚果卽欲烹之矣賴項伯之諫而止否則帝雖後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亦豈能寬此終天之恨與贖此通天之罪乎哉是皆無德不道非可謂之小小瑕疵余謂其去羸政也殆無幾矣其身自將兵決勝亦每不如項羽是又其才之短絀也

睦堂文集二

論

十

故韓信直謂其祇堪十萬爲不善將兵焉獨其遭逢之奇合舉事之初卽得蕭何張良以爲心膂股肱何又極力薦達韓信以爲爪牙帝能言聽計從雷厲風飛簡節而疎目縱轡而遠騁中間又適有反側危疑之英布浮游無所屬之彭越可招而用之以爲強援用能集羣策羣力以成大業焉然其生性揮霍喜怒輕儇轉變無恆則雖能聽人言而易於爲善亦每憑私臆而易於爲惡初年天下紛爭東竄西馳岌岌乎蓋屢瀕於危矣中間左枝右梧拒命者相次平定惟獨項羽爲勁對最後垓下之役不惜捐數千里膏腴阨塞之地以啖韓彭知不如此則彼將不爲我用而其地亦終不得爲吾所有蓋合親軍及韓彭數十萬之眾以敵羽之十萬而後

僅乃得勝。然初戰猶且小。其難抵牾也。如此帝之厚封韓彭。蓋本勉強而出於勢。所萬不獲已耳。及夫勅敵已死。四海一家。於是帝之事既成。帝之志既遂。而帝之心忌諸將。乃漸深矣。韓彭其尤也。帝之意以爲是諸人者。其才智皆我伯仲向之。爲我用者。彼窮賤。吾有以餌之。故耳。今彼勢地既大。垂將敵國。恐無饜將。又欲效我所爲。且吾子孫蒙業而安。將奚所用於若輩。一或跋扈。則恐無能制之者矣。芳蘭當門。不得不除。臥榻之側。豈容虎豹安寢。帝之貪心與懼心。常交縈於胷中。而莫能釋焉。惟恨無間可乘。以發難耳。當時元勳大臣。惟張良能窺其幾。故早謝病閒處。更數年。帝之春秋愈高。甚害益甚。汲汲乎急。何能擇矣。於是族韓信。滅彭越。雖

以蕭何之謹。願樊噲之忠。直一旦以無罪見疑。悍然遂欲殺之。而不顧蓋帝之天資險薄。巧構誣枉。搖毒自防。以德爲仇。於此乃畢露其底裏焉。而世顧以其顛倒英雄。爲駕馭多之。古先王推心置腹。使臣以禮。未聞須所謂顛倒駕馭也。豈當世盡純正篤實之君子哉。固之以恩威之。以義等之。以分使之。自然有所不忍。與不取而已。若夫猜嫌挫辱。任術數以多爲之防。不特使小人憤激而生變。兼亦使君子攜遠而自危。蓋帝之所謂顛倒駕馭者。吾亦屢見其危矣。卽其幸獲無事者。亦其適然而非有必全必得之道也。何以言之。英布以九江王歸漢。帝踞牀洗足而見之。布悔來欲自殺。使當時布甚憤恨。不能容。倏忽間。果卽自殺。將奈何。潛奪張耳韓

信軍而令耳。備守趙地。使信以趙兵未發者擊齊。使當時耳。信不服。合計而相與。據趙叛。奈何耳。卽不敢叛。信旣破齊。卽據齊叛。奈何。項羽初死。復襲奪韓信軍。而徙其封於楚。信卽據楚叛。奈何。蓋彼皆所謂獨患無身者耳。已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皆欲有所會其度。故自帝起兵以迄於其崩。十餘年間。反叛者八九起。雖以陳豨。盧縮之庸才。又最親幸。亦狡焉而思逞。蓋帝之傲慢不檢。機械巨測。多市井駟儈之風。鮮恭儉君人之度。誠有以啓之。致之焉耳。世之盛稱其顛倒。駕馭者。非獨語卑識陋。不可爲訓。抑亦何其疎於考事也。且夫信布諸人。術才貪利。欲依附帝以取功名。富貴故甘爲所操縱。侮弄而不辭。若夫四皓伏生之徒。惡其無禮。不

睨爵祿。輒超然遠去之。帝雖欲顛倒駕馭。而亦何所從施也。哉。陳平有言。項王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觀此。則劉項之互爲短長可見。而漢之得天下爲幸。亦可徵矣。史稱漢王寬厚長者。此乃當代臣子諛頌之美辭。果若其然。則何以殺人三族。妖言挾書之令。皆沿亡秦之暴制。直至孝惠高后時始除。於此知約法三章。特其初入關時之美言。權行之暫事。若乃外示豁達。中實陰鷲。昧心負義。蘊醢功臣。遂致其後世子孫動以小故繫戮。將相斲傷元氣。凌敗禮俗。莫斯爲甚。迨於東京。而此風乃革焉。世見其祚傳四百

遂謂規模宏遠。後此開創賢君如光武昭烈。唐宗宋祖皆在其範圍中。不知夏祚四百。商祚六百。豈可謂禹之功德不及湯哉。且如堯舜之聖。其子卽不堪承位。不能不禪讓於其大臣矣。亦豈其才德之薄。無以貽及其後世哉。嗚呼。此徒據事後成敗長短。以斷優劣得失之譚。見固不足以論人也。

自云首段贖此通天之罪乎哉。句下尙有數句云。又彭城敗奔。躡棄兩兒而反怒。夏侯嬰之收載。至欲斬嬰者。十餘次。其天性之澆。很亦可徵。

筆力雄勁。足以達其所見。曠亦翰大令

文幾千六百言。然層層包裹。千回百折。至其論高帝之失。則實

能洞窺其微。其足爲有國者戒。深且遠矣。楫注

韓信論上

論韓信之冤者多矣。各舉所見而尚恨不詳。密因備舉論之。得二篇亦頗有前人窺尋所未及者。至推言信攻齊之失。尤足爲後之貪功縱殺者戒焉。

韓信非純臣也。雖然秦失其鹿。天下英雄燦至。風起人人有爭獵分肉心。天命人心未有所定。其暫爲降附聯結者。皆利相市。勢相要。稍變又掉頭之他。雖漢初將相亦多嗜利無恥。顧獨苛責信耶。然則信果反乎。曰不反。信若反。當在王齊時。王齊時不反。則無行反之勢矣。信若反。又當在高帝襲奪其軍。徙封於楚時。奪其軍。徙其封。信不懷怨怒。及帝至陳。在楚之封境內。信輕身往迎謁。則又

陸堂文集二

論

古

知無圖反之心矣。及降爲淮陰侯。勢孤力寡。乃誣其欲矯詔赦諸官徒奴。襲呂后太子。以期會數千里外。將就殄滅之叛寇陳豨。當時文武大臣環守禁近。就令僥倖得行。亦敗可終朝待。嗚呼。會謂信之智而出此耶。然則呂后奚殺之。曰非呂后殺之。蕭何陳平殺之也。非蕭何陳平殺之。高帝殺之也。信自請爲假齊王。張良陳平躡帝足附耳語。帝已欲殺之矣。與帝期會擊楚。不至。帝又欲殺之矣。居常鞅鞅羞與噲等伍。又自誇將兵多多益善。帝又欲殺之矣。顧帝不欲居其名。於是因陳豨叛。自將出外陰。遺計呂后。蕭何殺之耳。不然何素謹。畏敢無端。佐后誅滅一無罪大勳臣哉。然吾又謂非高帝殺信。而信自殺也。信不自殺而蒯通教之自殺也。當酈

此一著
無人言及
真確見也

生下齊時信若不聽蒯生言久磐桓於齊勢必會兵滎陽慰高帝之渴望解西楚之急圍如此則君臣之釁無自開齊可不破酈生可不烹田廣田橫可不虜走項羽亦不遣龍且救齊龍且兵亦可不敗顧信乃聽蒯生言貪功橫殺積威生驕疊釀嫌隙帝與諸臣皆畏忌之而信不知也故良平教高帝偽聽其王齊而信死負擊楚約不至良教帝餽以封地然後至而信又死陳平獻偽遊雲夢之計而信又死及呂后蕭何合謀而信乃真死彼酈生有大功者也爲信所妒烹死臨蓄歷下兵已降又爲信襲破死龍且爲信敗死田廣衆合且兵二十萬大半死田橫及五百客爲信追竄後亦皆自到死信一念貪功致數十萬可不死人於死信安得不死信

陸堂文集二

論

五

至死嘆曰吾不聽蒯通之言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乎夫信之死天也固也惟聽蒯通攻齊之言故至此

勸信攻齊者范陽辯士蒯通也

記標別甚明漢書以爲一人恐悞顏師否則當是因漢書而揣度爲之說耳否則禍福之來雖不可概

以理期然以信之奇功而膺奇禍則前古所罕有吾故曰蒯通教信自殺也雖然漢殺之則冤矣使誣以他罪而誅止其身猶可且誣以反而誅及其三族尤無良君子謂漢之元氣半銷於戮功臣戮功臣而反者吹蜩毛而起漢之力亦大耗於戮功臣實自殺信開其端高帝利信死無足責也蕭何陳平亦贊成之愚矣兔死狐悲不慮自及耶及後何亦下獄幾死矣唯平以陰術得全然亦危哉司馬遷爲信及彭越傳多微詞於告信反處尤多故作疎脫語

以明其偽蓋當世無不知信冕者吾獨怪蒯生一語殺數十萬人而反得逃天誅也

作意自敘已詳行文則步步逼進壘壘一新幽燕老將才也

劉眉生方伯

決盪縱橫是眉山衣鉢昔姬傳翁謂作者文近東坡魏凝叔正指此種蓋少年絢爛手筆也○信之死歸罪於蒯徹敘信攻齊就史文而言可爲窮源探本矣然竊謂酈生之下齊乃當日漢廷誇誕之詞非其實也是時漢初起趙新破天下大勢西楚外惟齊最強田氏素得齊民心田廣屢叛之將豈肯聽一書生言竟爲漢用哉曰與酈生置酒高會亦聊以觀望耳信不攻齊齊

陸堂文集二

論

六

終不可定也齊不可定楚漢雌雄未決也雖信用兵卒能破齊不亦勞且難乎故信之攻齊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不可失之機也信之明決固計必出此徹言特發其端耳此則信之忠於報漢也乃其功則震主而不可居矣推此而論信之冤益明漢高之負德乃益著耳素見如是敢以質之東松

陸子愉

自云愚則謂酈生下齊未見得是漢廷誇誕之詞史記云齊已聽酈生即畱縱酒罷備漢守禦則其定意降漢可知矣故韓信因而得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聞之所以疑酈生賣已而憤怒烹之也若廣非實聽酈生言而猶懷觀望則必不肯罷備漢守禦信未必能遽至臨菑廣之恨怒酈生亦不如是之

甚矣韓信之襲攻齊畢竟傷仁害義耳

論確筆奇煞有秦氣論信爲蒯通教之自殺處尤足拓開萬古

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

楫注

層巒疊嶂處處引人入勝

亦翰注

此與下篇心思筆力是老泉學吃公子的文

教晚尹繼隆注

韓信論下

或曰使高帝不奪信齊封地大勢強信能終不反乎哉曰信為人
可以利動亦可以誼結彼初無帝制自為之心既已身為真王功
建名立富貴極乎人臣於願足矣感高帝任用之厚恩又顧忌其
羣策羣力之盛故必不反曰信自請為假王帝大怒良平躡足附
耳語勸帝從之不然恐為變良與平亦慮信反也曰使高帝不聽
信王齊信必怨怨而聽武涉蒯生言反不反誠未可知獨既聽其
王齊後信必不反耳客又曰信徙封楚時君臣已互相猜貳矣人
之告信反也或非盡無徵耶曰前已言之矣信反必不輕身迎
謁帝即偽迎帝亦必圖帝帝猶得安然執信耶不啻此也高帝以

信必怨目
危疑怨目
危疑而聽
武涉蒯生
言

此一按可
謂洞厥隱
微萬紫難
辨矣

陸堂文集二

論

六

信反問陳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信知之乎
曰不知信果反間謀必多人發其謀信豈得不知即不知帝何由
知信不知又何由知外人不知蓋帝聞信之在楚陳兵出入疑其
將反陰使人先誣之此無怪帝自謂信與外人俱不知矣且帝果
聞信反亦必不敢用陳平計輕身入楚境其後自楚執信歸絕
未聞與告反人對質虛實史乃曰赦其罪以為淮陰侯夫信有何
罪可赦帝果得其謀反之實其肯不殺而猶爵之以侯耶於時帝
蓋有所不忍又殺之無名故僅翦其勢使無能為耳雖然帝處心
積慮必置信於死不殺信心終不安及陳豨叛因即教呂后蕭何
以連豨反誣殺之藉非帝有言就令信果謀反后與何亦必且逮

又得此錄
證

繫之俟帝歸覆鞠裁決不敢遽行屠戮矣后雖悍然皆帝死後始肆其毒帝在時不敢也觀后請殺彭越亦必帝許之然後使人告越反可知皆殺信之故智爾帝從穉軍還見信死且喜且憐之使信真以反誅夫何憐焉噫帝必欲殺信殺信而又避其名帝亦巧矣雖然帝欲欺天下後世天下後世終不可欺且殺信而諸侯離悖連年喋血帝亦何巧哉他日帝崩呂氏與審食其謀祕不發喪欲盡族諸將豈非帝有以導之耶幸也聞酈商言而免使當日其謀果行大臣內畔諸侯外反帝必不血食矣不知何面目見信於地下也。

前論坐罪韓信此論歸獄高帝前篇節制之師此篇則乘間而

入者也 劉眉生方伯

陸堂文集二

論

九

此二篇筆力俱神似蘇家父子

受業吳之藩

為信辯誣處筆筆透徹○或曰信自請立為假齊王不有反之萌乎曰不然齊固王國當時人心習見七雄之故皆樂其國之有王觀趙代燕之事可見矣信新破齊田橫猶在不稱王必有不足以定齊者蓋信惟知成功名以報漢且以為漢王之待己如一人之身無所嫌避於其間也豈知漢高固豁達其外猜忌其中者哉此亦鄙陋之臆見也并以就正 陸子愉

自云子愉此論卻可存參

驥亦翰云
漢高挾許
任術被徐
子摘發無
遺
游梅云看
書如榻底
脫使筆如
雷電掣空
所依傍自
成一派

韓信殺鍾離昧論

鍾離昧為項羽大將。羽多行不義。暴逆慘毒。未聞昧一語匡正。不為無罪。雖然韓信迫之死。則非義。信素與昧善。又先同事羽。羽敗死。而昧亡。歸信。其意固望信救庇耳。為信者當高帝聞昧在信所。而詔信捕昧。時能如徐世勳之救單雄信。納官爵以贖其罪。固為善之善者矣。即甚高之行。非可以望於信亦宜。上書進諫。其大指若曰。鍾離昧被項羽寵任。為其股肱。而竭力數冒犯陛下罪。固當死。顧彼亦各為其主。桀犬何知逢堯。亦吠假而為堯所畜也。則又為堯吠他人矣。願陛下赦昧而召用之。以昧之才力。感陛下曲宥信用之厚恩。豈無所以圖報者。且使天下人愈知陛下寬大。又以

陸堂文集二

論

三

為忠主者之勸。陛下如不聽。臣言必欲殺昧。以快怨昧。以忠其主。而得死。固其分矣。獨是陛下之斬丁公。曾謂何。且恐項羽諸臣之匿處草間者。人人聞而自危。陛下安得盡殺之。臣素善昧。非敢顧私誼。而背陛下。惟為陛下計。為國家計耳。陛下盛德大度。收仇讐。而用之。屢屢矣。奚獨於昧。而不人以不廣耶。以帝之明達。又重違信請。將必翻然聽從無疑也。或曰。帝素疑信。謀反。信若為昧請。是重其疑。且怒矣。而肯從耶。曰。蒯通教信反。帝赦不罪。季布為楚將。數窘帝。帝聽滕公言。赦布。且用之。爰布為燕王臧荼將。被漢兵所鹵。帝亦聽彭越言。以為梁大夫。帝性素易轉。無獨切怨昧之理。且帝惟疑信。反則愈不敢拒信。請慮激昧。與信同反也。觀昧謂信云。

援据明確

穿心入肺

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可知矣。曰如此則恐帝將僞聽信言誘得昧而殺之。則如何。曰帝時時虞信反。則時時虞啓隙。昧之才。能帝固所習知。既已許信赦昧且召用矣。昧既至而若又殺之。是殺一迴面效用之能。臣又以開釁於反側不安之強。臣帝必弗爲也。第昧之肯往事帝與否。尙未可知。卽使果如子所言。然信之爲昧道已盡。昧雖死可無憾於信矣。且非獨然也。帝之疑信反也。未必不因信之匿昧而轉滋甚也。信如勸帝召用昧。則信之不敢固匿昧而非有反謀欲用之爲羽翼可知矣。帝之疑忌將於是乎可漸釋矣。夫豈獨無負於昧亦且於已有濟焉矣。或曰然則信必殺昧以迎帝。何歟。曰特畏帝罪之耳。史稱高帝至楚。信欲發兵反。

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斬昧謁上。上必喜。此似言信欲反而特尙未決。姑先斬昧首以爲餌。止禍則亦誣也。信誠欲反。卽當決計反於此時。奚爲不果。而又肯輕身往謁帝。且信欲反。則昧正其羽翼。何肯自翦滅。蓋信固絕無意於反。然實功利人也。始則欲匿昧。懼于帝怒而不敢保救之。及帝至楚境。又恐帝廉知。因斬昧。持獻欲自爲固寵耳。使當時信能以生昧謁帝。爲之緩頰。帝猶或能聽信言。及昧咎對之語。而赦昧且用之。如季布、欒布之故事。未可知也。考史文季布、欒布此事。皆在韓信斬昧之前。而信不爲者。計必斬昧滅口。庶帝不知昧久在信所。而責不及己也。吁。信之心。於是爲已慘矣。豈知斬昧亦罔紓於身禍哉。或又曰信持昧首謁帝。帝卽令武士縛

透豁之極

發甚

密甚

懇當然爾

分劃清確

信信縱以生昧。謁帝然帝既立意罪信。又安肯聽信言而赦用昧耶。曰帝之怨昧。當不如疑忌於信之深。故帝能赦蒯通。用季布。樂布而顧不能不殺韓彭也。且自今日論則子之所揣固十。或得其六七矣。自當曰論信固未必悉知帝意。則必計出於此而後為非賣友者耳。雖不如早為保救之善。亦猶可為晚蓋也。或曰昧若不肯偕信往將若之。何曰昧之匿於信所也。如鳥之在篋也。豈不能制其行止哉。語以季布樂布之已事。昧亦未必遂堅不從而甘終身為逋逃人也。且昧若輸忠故主而堅意不肯事漢。則聞信此言。自計不能逃。亦必將自殺也。均之一死。然比信之迫昧。自剄而死於無名。輕於鴻毛者。相去豈不遼甚也。即昧心肯事漢。特恐帝拂

陸堂文集二

論

二十二

信言而必殺己。因而不肯偕往。計昧亦必借不肯屈節之言。以自文而先自殺也。抑又思之。信亦初事項羽者也。昧若不肯事漢。則必薄信忌信而不投匿於信所矣。以是知昧當非必不肯事漢者也。或又曰子前言當帝詔信捕昧時。信如上書勸帝召用昧。則帝必聽其言而昧得全是。或然矣。謂自此而帝并能諒信無反心。以其可因是而知信非欲匿昧以為羽翼。則恐不必其然。觀信之斬昧。持獻尚不能保己之不被罪可知也。蓋帝之疑忌於信。難可解免矣。答曰。否。否。帝已至楚境而信乃殺昧。則帝以為信特震於不測之威。急不及反計。無復之不得已而獻昧首以款己耳。其情事烏可與前之所謂早勸帝召用昧比也。且高帝固奸深雄矣之主。

前高帝為道人所未

鐵證以是知美漢高斬丁公者之謬

濶識正論此意前人所未窺尋

密甚

天議煌煌

也其闊達寬厚之處則由其才性揮霍明於事勢而然耳非盡出乎其不忍人之心所為也是故雖以丁公於己有活命之恩一旦主亡而來投猶不難斬之以徇軍蓋恐其復以貳於項羽者貳於己也夫丁公誠反覆首鼠愚詐觀望之小人也然而高帝斬之則非義也周之伐紂也曷嘗聞武王既得天下又追取倒戈之前徒而誅其事紂不忠之罪耶此其情事弁不得以越王之誅宰誣為比矣彼韓信者始則背項羽而歸漢及羽之敗滅於垓下信為首庸焉是忍於負舊君也今又乘危而斬昧焉是忍於負故交也猜險如帝安知非默思及此而轉以深其疑忌故罪信不置耶守道未必見忤逢迎反以賈禍亦事之往往有然者也若季布樂布之

陸堂文集二 論

三十三

徒則其才非信之比其勢地亦無疑於為大逆故帝不以其反顏事己為芥蒂耳嗟乎當季布之竄伏魯朱家素非相識者也朱家不惜冒罪為營護且挺身遠行入都宛轉託親信重臣為之進言於帝竟致布於顯用焉信於昧誼不淺矣反畏蒞苒不為救事急則手刃之以取媚而不辭身為南面萬乘之王英雄豪名冠天下以茲事觀之則視區區布衣一俠之行義才術氣概且遠不如焉語曰利令智昏又曰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利之於人也誠甚矣夫

此固事之甚難處者以韓信之才竟亦無策以處焉首鼠銜決幾如昏庸愚人所為良由其不顧禮義徒為禍福利害所搖惑

用智是也
句下尙有
二句云私
則生愚亦
即書所謂
作偽心勞
日拙也
又亦有之
上尙有然
字

耳蓋處事常顧禮義則公能生明若專一趨利避害往往反致
顛倒失據宋儒所謂人之情有所蔽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是
也亦有公而不明者則係乎其資才與學問之等差不同韓信
非學問之士固不足以語此其行兵決勝則又何其明耶才固
各有偏長耳然信之戰功雖赫亦仍是秦人以虜使民之法視
先王仁義之師悖矣後世功利之習中於人心者深雖賢士大
夫亦隨眾口稱羨之不知信正與吳起白起蒙氏王氏父子一
類皆孟子所謂善戰宜服上刑者特漢高殺之則非義所應耳
卽項羽與漢高亦均之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者也漢高
雖比羽較優然亦嘗屠城邑其身自將兵無論勝負所死亡多

陸堂文集二

論

三四

以十萬計其於羽亦僅五十步笑百步耳世變大則成功難觀
趙奢之答田單與王翦之滅楚似亦實有不得不用眾之勢然
彼諸國皆地醜德齊徒以力相尚故如此使當時孟子得用於
七雄之國其致主於王天下也猶反手豈亦必如是之窳兵力
多殺人哉故曰秦之銳士不足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足敵湯武之仁義也雖荀子且能知此義矣聖賢無必欲王天
下之心故其得天下也不勞奸雄取必於得天下則必肆其惡
此○數○語○具○名○言○不○虛
春秋戰國及秦漢之交生民之厄會日深蓋由聖賢淪落故奸
雄得志此乃氣數之駁亂使然不可謂當世之逞詐力戕民命
悉合乎時勢義理之不得不然者也三代以下得天下者惟光

此下數行
意前人所
采類等

武帝與宋太祖能不驢武光武名雖中興實同創業仁心仁聞
為漢以後開國之主第一凡所行師皆非得已而不已者卽力
能勝之亦常留餘地如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
之使卻臧宮馬武之請思得隴望蜀之言且欲三十年不言
兵皆其顯然者至於不用劉林決河之計意蓋不忍使赤眉百
萬之眾皆為魚其好生之心真羅泌所謂與天地同其大矣又
如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畱法亦足為萬
世遵守而不可變易宋儒信石勒不識字武人亂賊之言右高
祖而抑光武何其謬歟韓信謂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蓋
因帝恚其自誇將兵之能而致詰故信偽作委曲遜服之言以

陸堂文集二

論

二十五

平其意而後人乃據以為定論則非也此語見史記信列傳中
下文又云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此與張良之稱帝為天
授語同而意異良本以稱帝之易曉兵法而多從其計信語則
雖亦若推尊其實是兩歧之詞言外見帝之得天下乃其命數
應爾直可謂之天幸而非真由其才略足以冠絕乎天下之人
故羣材胥歸駕馭也高祖與光武非獨邪正仁暴之相懸卽以
才論光武能奄蓋諸臣而高祖則遠遜三傑其他用人行政之
得失高祖之舛戾不可勝數光武則瑕疵少矣宋太祖得國不
如光武之正然其統壹函夏用兵不多而所至無敵

宋太祖時
中國兵纒

十六王全斌旣平蜀議欲乘勝復越巂帝以玉斧畫其所進地

圖中之大渡河曰此外吾不有也其不好大喜功而勤遠略若
是他如黜白起之從祀戒曹彬勿暴掠江南平覽捷書泣曰師
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凡諸用意深厚皆非漢高
唐太宗所及惜澤州之屠仍不免五季之惡習光武初起兵亦嘗屠唐子卿蓋
是時係烏合之眾想不能遵守約束故軍中分財物不均眾志恨且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安也其後
使吳漢劉尚平蜀又屠成都則非光武所及料故漢尚皆大被譴讓特失於不早戒諭耳若宋太祖之屠澤州則不可歸咎於
諸將論者或病其基宇太狹有愧漢唐豈知務廣土疆則必輕
民命非帝王之盛節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楊用修
輩譏北宋亦屬偏安此等議論適以長人主之貪心而開生民
之殺機豈可爲訓耶彼幽并二州困於耶律劉氏之征繕陵虐

又實逼處此數能爲梗則帝固未嘗不時時注心特力有所待
日不暇給耳使天假之年安知其不能悉致底定耶元之雄虓
欲盡八紘而凌掩并包之其殘民以逞又倍蓰於漢唐殆暴秦
以後所僅有元太祖滅國四十憲宗命旭烈征西域首尾六年拓境幾萬里自太祖卽位至世祖滅宋凡殺人一
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乃本兵敵兵并屠戮郡邑城內之數其
他殺戮者不與焉又或曰一千八百餘萬者乃元世祖一人所
殺之數也○元之軍法凡城邑非降附而以兵攻下者皆屠滅
此實爲不仁之極從古無此暴制也古特有偶一爲之者耳未
嘗勅爲通行之法此條見姚
燾集中序江漢先生死生
明太祖行兵料敵之能伯仲於光

武宋祖幸猶不似漢唐元初之好逞納馬后及章溢之言自誇
其得天下所恃惟不嗜殺人亦可謂知要矣其優禮勝朝培養
忠義崇儒重道內行修整一切正大高遠之處則竟有漢唐宋

所迴不及者。然時或閭暴輕舉威稜太甚。每以嫌疑小忤殺人。不及光武宋祖之寬厚恭儉。若其誅戮功臣之多且酷。乃又過於漢高。直亦亙古所未有。近日趙雲崑觀察謂其兼有聖賢豪傑盜賊之心。誠爲確論。昔莊生有言。盜亦有道。吾常謂如漢明二太祖之猜忌勳舊。蔑德無良。非獨中主所不忍爲。卽盜賊之稍有道者。亦且恥爲之矣。因論韓信用兵事。而及漢高因漢高。而及歷代開創之主。蓋余近年多病。憚於綴文。曾有所見。輒因事借題。而觸緒發之。祇期一知半解。於事理稍有所發明耳。不復拘避文格。枝蔓歧出之譏也。况此段瑣綴語本不必以文論耶。觀者諒諸。或問於余曰。信如上書勸帝召用昧。宜使昧得

知耶抑不可耶。答曰。是未可懸揣定斷也。昧之來信。所非一日。其肯改節事漢與否。信必可略窺其隱微矣。知其實肯也。則固宜使知。否則不可也。曰。昧既不肯事漢。何爲亦須上書。毋乃作僞耶。答曰。非也。項羽滅後。其逃將豈少。然未聞帝他有所搜捕。史獨載捕昧與季布。蓋季布固任俠有名。所在能爲輕重。昧爲羽大將。能使高帝深怨。忌則其人必有大過人之才。觀其責信不應迫之死數語。自負高而料事明。亦可知也矣。故帝聞其在楚。卽詔信捕之。蓋深恐其爲信所用耳。帝方詔捕昧。勢似無赦。以昧之智。卽心肯事漢。亦豈遽出諸口。蓋慮帝必欲報怨。則徒揚屈節之言。而仍無救於死矣。是昧卽口稱義不事漢。亦安知

密甚
確證

密甚

至言名言

其非讐哉。况帝若果從信言而召用昧，則感激知遇，其始雖誠，欲全節亦或因而轉念。以季布之重，然諾且不能不改節以應。高帝之召用焉，亦其證也。故無論昧於信前自言，肯事漢與否，信之此奏總不可少耳。或又曰：君知其仇人匿於臣家而詔臣捕送，臣乃仍爲庇匿，必俟君從其請赦讐而召用之，乃以其人致於君前焉。跡似涉乎要君矣。於臣道，毋乃歉歟？答曰：悉乎哉。問也。子之事親也，有違而道之說，阿意曲從而陷親於不義，亦爲不孝。臣於君何獨不然？故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孔子亦曰：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苟其人於義所萬不當，雷法所斷不可容者，而庇匿

睦堂文集二

論

三

之是則罪耳。若昧乃勝國之遺臣也，雖高帝之讐敵而非漢家之叛臣，且其人已自投於信，勢固不能爲漢害矣。使高帝殺之，則傷於刻赦而用之，則不獨足以昭德，而且有利於國。前所擬信諫書已言之頗詳，暫爲私匿而力爲營救，俾公義私情交有所濟而無憾焉。奚而不可乎？卽如魯朱家雖未仕於漢廷，斯時已爲漢之民人矣。彼於季布非有舊，尚且不憚犯滅族之險，以救布以常情言之，茲亦可不必者矣。何以史云朱家自是名重當時，並未聞有以黨私背公抗君命而匿罪人咎之者？卽高帝亦置之而不追究乎？蓋公莫公於理理也者，天之理也。以家與國言之，家私也，國公也。以國與天下古今諸國統言之，則一國

一時之○意○制○又○未○必○悉○不○涉○於○私○而○可○為○定○憑○必○其○合○於○可○以○
通○行○乎○天○下○古○今○諸○國○之○其○理○乃○為○大○公○矣○漢○末○君○昏○政○亂○黨○
錮○諸○賢○紛○紛○逃○捕○所○藏○匿○之○家○大○抵○一○時○所○謂○賢○豪○間○者○或○以○
染○大○禍○豈○謂○盡○無○稍○過○乎○中○庸○而○君○子○不○忍○致○譏○義○亦○如○此○是○
故○處○事○必○至○乎○可○以○權○而○後○能○不○拘○於○墟○而○戾○於○大○道○耳○道○光○
己亥增定舊稿書

繭絲牛毛之理鈞心鬥角之文 曾雁川

仁至義盡之論亦揆幾度勢之言乃知韓信非真英雄也功利
人一語斷定其生平 劉眉生方伯

一縷心思蟠天際地論事至此覺宋儒之談名理亦遜其深曲

睦堂文集二

論

二九

有味 梅注

精思明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皆當於事理諸論當
以此為冠 劉穆士太史

邑後學吳子鶴九臬校字

睦堂先生文集卷三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論二
甲篇

○明宣宗廢胡后論

明宣宗在位十年未聞失德惟廢皇后胡氏可謂白璧之大類也然實當時數大臣阿成之善夫宋臣孔道輔之言曰臣於君與后猶子於父與母也父母不和當竭誠調解之而可阿父意以逐母哉雖朝廷之義時異於家庭然必后有大事乃可更耳胡后之見廢則枉矣后時年尙少其終有子與否未可知也宣宗一日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幸貴妃有子必立

睦堂文集三

論

爲嗣母以子貴自古有之但中宮如何處置因舉后過失數事蓋帝寵幸孫貴妃而薄於后又見妃有子而欲立之恐后後生子以嫡見奪故萌廢后之謀先以探諸臣意耳於斯時也五臣宜逆阻其未言之隱動以理情開以禍福謂上與后春秋方富皇子幼賢否未可知社稷重大付託宜得人縱必欲立爲太子皇后則萬母變動白華之詩千古貽譏故劍之恩義不可割五臣者皆勳舊帝素所取裁使合持一說帝將無詞顧不謂楊榮竟以宋仁宗廢后之事迎合之獨士奇稍救正然情詞疎緩亦未有以折其惑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後世於妾媵生子已爲君者或得進其位次加以尊號耳豈謂嫡室無子可廢嫡立副哉無以妾爲妻先王之明訓

堯坐實此

也。宣宗溺於側寵。乃附會成說。以緣其私。且夫帝之必欲廢后。固也。然觀他日復召五臣密議。則其心必有所顧忌。而不敢發。有所依戀。而不忍斷。使五臣能於斯時併力以爭。當猶可挽回。己亦未必遽得罪。而五臣者。又以依違之說進。後獨召士奇。士奇尤帝所親信。亦苟且變其說曰。惟后以疾辭讓。則進退以禮耳。嗚呼。是誠所謂掩耳盜鈴之計也。是逢君之惡。而教以文飾也。夫婦人倫之大義。非甚無軌不決絕。而况儷體至尊。母儀天下。一旦以無罪廢之。數人者。洩恣媵媵。爲苟容富貴之計。不顧陷君於大惡。是所謂阿父逐母者。罪何如也。后既廢。張太后憐其賢。常召入燕會。必命居孫后右。張太后號女中堯舜。所愛必不妄。厥後英宗錢后亦白。

睦堂文集三

論

二

透關之論

后賢無罪。卒勸英宗追尊之。然則宣宗之數其失。其可信耶。宋仁宗欲廢郭后。呂夷簡引漢光武事。阿成之。宣宗欲廢胡后。楊榮又引仁宗事。阿成之。暴君之惡。世猶知懲。賢君之惡。後世乃藉爲口實。卒之仁宗悔恨。欲復召郭后。竟爲閹文應所弑。宣宗晚亦悔。嘆曰。此朕少年事。欲復位。號不果。仁宗後不追。咎夷簡。宣宗不歸罪五臣。良爲倖免哉。光武廢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吾觀自古廢替正后。多起大禍。周幽王之申。后漢武帝之陳。后衛后成帝之許。后唐高宗元宗之二王。后遼之懿德蕭后。有子者危。其子無子者殺其身。讒賊橫生。株連無辜。動搖家國。雖以光武之賢。既廢郭后。太子不自安。求退乃已。宋仁宗之仁。能使天下歌咏。而不能庇。

其配匹若宣宗者祇累德而未釀禍亦云幸矣獨是光武非不知之而以陰麗華故甘蹈惡焉好惡一偏夫亦何所不至也

斷制嚴整末段推論尤有關繫劉眉生方伯

義正詞嚴入後壘連極論得東坡晚年筆意陸子倫

其慮之也遠故其言之也詳釋注

醞釀深純體大思精品格不落南宋以後梅注

○○○論張巡許遠傳

張睢陽之忠勇可以窮天地。互萬世而不沫者也。蓋一至之行。易以動人。其用兵尤善。以寡敵眾。先後乘城捍賊。經三年。大小四百餘戰。每戰皆所得償過所失。殺賊凡十餘萬。持孤軍。邊方張之寇。屏遮江淮。使不得乘勢南躡。賊既分力。發大眾。久頓堅城下。損師費財。屢益屢耗。如挹熱膏。頻注焦釜。故郭李諸將從事於河北。關東者亦易以克復。雖終於陷城。并命。然其功豈可沒。而其志亦豈不甚可哀也哉。許遠才固不及張。然其忠摯則同。當時以遠死。稍後遂疑其或貳。又有咎二公見睢陽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者。則按以新唐書二公本傳所載。與韓昌黎之所辯信合矣。獨

睦堂文集三

論

四

其當糧匱時。巡殺愛妾以饗士。遠亦殺其奴僮。又殺婦人及老弱男子以充食。凡遭殺食者三萬人。此則當時議者之紛紜。謂與其食人。何如全人。其說良自有見。非可概以爲浮言而抹殺之也。何以明之城以衛人人。以衛國。國仍以愛人爲本。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古之至言也。荀子亦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彼妾僮與城中婦女老弱夫何罪。雖二公以之爲國。而非以自爲。然力有所極。義有所裁。官率民以死守城。可也。終不能守。則已以一死報朝廷。謝百姓。可也。百姓無皆以死殉城之道也。或城以持久。而後下。不幸而遇暴寇。虓將卽盡殺城中之人。以洩忿。亦不可追咎於堅守之主將也。

此段精密
分明之極

自○殺○其○城○中○無○辜○之○人○數○萬○而○曰○為○君○守○城○古○所○未○聞○也○太○王○有○
言○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因○棄○國○而○避○于○岐○太○王○于○時○一○小○諸○侯○
耳○其○國○固○有○所○傳○授○稟○承○與○唐○之○郡○守○縣○令○相○去○亦○豈○甚○遠○哉○然○
孟○子○策○滕○文○公○引○其○事○與○死○守○並○列○而○使○之○自○擇○曾○不○以○為○非○焉○
以○太○王○所○為○固○非○後○世○事○勢○所○可○行○法○令○所○能○容○也○然○念○彼○太○王○
者○獨○何○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謂○之○幸○
土○地○而○食○人○肉○孟○子○所○言○之○人○蓋○通○兩○國○之○人○而○言○耳○猶○且○不○可○
况○於○自○殺○己○國○之○人○而○真○食○其○肉○以○守○以○戰○者○耶○大○中○至○正○之○道○
豈○如○是○耶○或○曰○二○公○之○意○固○以○為○賊○可○困○也○城○可○守○也○所○殺○食○之○
無○辜○有○限○而○所○全○之○無○辜○者○實○多○也○不○幸○而○功○不○遂○耳○子○奚○不○相○

睦堂文集三

論

五

諒○耶○答○曰○唯○唯○否○否○二○公○之○意○固○如○子○所○言○矣○唐○書○傳○贊○亦○謂○引○
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雖○然○是○枉○尺○直○尋○之○說○也○君○子○之○衡○事○也○
一○主○於○理○而○成○敗○之○說○不○參○焉○雖○遭○變○用○權○不○能○不○準○於○時○勢○亦○
宜○無○戾○於○理○體○苟○殺○所○當○殺○雖○千○萬○人○不○為○多○否○則○雖○妄○戮○一○人○
亦○有○憾○若○二○公○之○所○為○雖○幸○而○功○成○猶○非○君○子○所○忍○道○况○其○終○於○
不○能○然○者○耶○二○公○弁○力○初○守○睢○陽○時○合○士○民○六○萬○及○城○破○除○軍○士○
千○餘○外○遺○民○四○百○而○已○蓋○殺○以○充○食○者○半○戰○死○飢○疲○死○者○半○也○充○
子○之○言○則○城○或○得○再○保○數○日○即○此○四○百○遺○民○亦○將○可○盡○殺○而○食○之○
耶○二○公○徒○以○保○此○空○城○為○事○耶○孔○子○謂○仲○弓○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由○斯○以○談○二○公○自○盡○其○職○分○之○正○斯○足○矣○庸○可○過○量○

折辯到此
二公亦何

極是名通

率此比例

此下十數
行台攏幾
邊事勢忒
看說來說
去俱入情
入理直是
滴水不漏

文即就二
公所言所
行推窺到
底以難之

睢陽若陷。則江淮數千里之守土將兵者。皆將不能禦賊。而必盡
以睢陽城中之婦女老弱。宰割烹糜。以餒軍。為他郡邑人綴敵。緩
難。寬受此。互古未有之慘。苦痛毒耶。其後尹子奇既破睢陽。聞其
偽主竊蹙。即悉十萬之眾。西馳赴其大隊。終無救于其敗。亡王師
既收。兩京陳畱人。即殺子奇以降。其死時。距破睢陽。止旬日間耳。
此據巡本傳及安祿山傳與肅宗本紀所書。不符。合二傳觀之。本紀當懷二公先所慮。睢陽一失。則賊
將乘勝而南。江淮必亡者。其語何嘗果驗耶。此固賴有郭李諸將
據上游建瓴之勢。電掃賊魁。光復舊物也。以故睢陽雖破。而賊將
仍不敢順流南下。必亟亟返顧其凶渠。後之論者。猶得以犄角堅
守。綴敵之功。推歸於二公焉。設不幸諸將皆挫。屺不支。則賊雖分

睢堂文集三 論

力於睢陽。其根本仍無傷。彼既據有二京。奄包河濟矣。則二公授
命之後。睢陽亡。江淮誠亦未必能獨存。然則二公之殺食數萬人。
不徒然耶。止為江淮人多延數十日之命。究何益耶。睢陽冤殺之
數萬人。已不可復活。而二公所欲保障。夫江淮之人。與地則仍不
免於喪與失。是以百易百。且不能矣。何言乎以百易萬耶。即不論
理道。而但較利害。二公之為此計。夫亦豈非行乎至險。而未可竟
恃者耶。秦漢以來。始有屠城之事。然彼雖仇敵。亦止殺之而已。未
聞取數萬人之骨肉。以充食。視生人等。雞豚雀鼠也。幸而二公之
後。至今已歷千年。餘累朝之為國守城而竭力者。未或效之也。世
固難其忠。亦不忍效其過。若以謂吾所為者。國殺而食者。民民固

當效死以爲國於是乎視爲無傷於義而爭倣效之則吾恐方隅
稍有事百姓不獨畏寇而且畏官必將紛紛預爲逃禍竄伏於窮
原曠野絕壑嵯巖間而無敢依城當通衢以居者矣官將誰與共
守前此朱粲在南陽以人充食於是所部諸城皆逃散其明徵矣
粲雖寇盜不可比忠臣之食人以守城而爲國者然民之逃生畏
死其情則一耳吾固曰此實二公賢者之過也子貢問政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若二公之曰殺已民以充食餉軍而爲國守城其有合於
孔子之所謂去兵去食以存信者耶抑與相反耶獸相食且人惡

睦堂文集三

論

七

之爲民父母乃躬自率人以食人此豈人道所可爲耶無論正誼
明道之君也卽稍有仁心者望其臣民之竭忠亦豈至於此耶是
時二公皆兼京朝官逃又副河南節度使非專職郡守不可棄城
越境者比且巡初以縣令起兵已知棄城越境之行權未爲不可
矣爲二公計當子奇之三圍睢陽也在至德二載七月知賊志在
必得既糧少而救兵不至賊因以不攻爲持久計則宜及糧未盡
時引眾持滿潰圍走別擇便利地而處之或擇他將之可依者而
與并力仍如逃之初句棄真源而走雍邱與賈贛合又棄雍邱而
拔眾保寧陵至睢陽復與許遠合者固無譏也當時元勳首將如
郭李二公且不免有勝負得失相時勢爲進退去就矣昌黎所謂

魯公真可與權者不為一亡顧身名只為平民全性

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者。豈通論耶。如其不然也。即奔赴行在。如顏真卿之在平原。所為亦可也。先是祿山使子奇與史思

明再陷河北諸郡。平原雖固守。而人心危懼。真卿謀於眾曰。賊銳

甚難與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

吾死不恨。乃棄郡而間關至鳳翔。謁帝。帝即擢為憲部尚書。曷嘗

以棄城圖存罪之耶。然猶曰二公斯時。猶未知救兵之必不至也。

因侵尋盼待之久。而悞於不早計也。及夫食既盡矣。而救援猶不

至矣。斯時則不能率飢眾以出走矣。即但如李愬盧奕顏杲卿之

守死善道。斯可也。斯皆因糧盡力屈。而以身殉難者。奕則前遣妻

子懷印間道走京師。愬則知力不敵。部校皆夜縋去。亦聽之。然論

睦堂文集三

論

八

者指數忠烈。必以此諸公與二公並焉。未聞或短其尚。不能如二

公之所為。必捐所愛。於鼎鑊。殺良民。以充食。驅士庶。以強戰。至於

城邑將墟。乃就死。而後可為忠之極也。巡本傳言肅宗詔中書侍

平王。按肅宗本紀。書鎬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

乃至德二載。八月。不知何以中間。歷閏月。九月。直至十月。巡亡。雷

不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然曉果往救。與否亦易探。實鎬何至

道進矣。可知此亦當是本紀。誤書詔鎬救。雖陽為八月間事耳。若

月則當是總其成功而書之。此不嫌於與巡傳言鎬十月至。雖陽

後故巡傳云。霽雲泣告。進明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中丞傳後序則謂霽雲慷慨語。進明曰。雲來時。睢陽之人如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此數句。不如本傳

獨窺見韓
公用意之
深

之詳妥密匪且食字上疑本有粒字蓋正是米穀既盡而羅雀掘
鼠殺牛馬畜物及人以充食之時若無粒字則事理文意欠合人
豈能不食乎夫知二顏李盧諸公之所為皆無虧損於其忠與義
則知張許二公之所為誠過矣是故昌黎之為二公辯也亦為之
渾其辭曰人相食且盡不言二公之使殺數萬人以充軍食也蓋
其事固不可為訓為賢者諱之庶不為惡人所藉口而貽禍於後
世之民生耳雖言及許遠食其所愛之內亦不過引以證宋祁不
其不畏死之大節而未言其此事之合於義宋祁不
達此意其為唐書列傳乃直書其事又為以百易萬之說弁昌黎
之所為二公諱者而亦附會稱說之何其謬也彼昌黎之辯已得
失參半而未免於羸踈倚矣若宋祁則又沿譌而益加甚焉者
也巡本傳又云殺婦人老弱以食至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呻
者愚謂此非盡不思畔不能畔耳城中丁壯固已驅之以守以

睦堂文集三

論

九

戰矣歷數月之久且戰且盡以巡之威令嚴密部下猛將成羣卽
諸丁壯且不敢萌他意况彼婦女老弱何能為乎巡始在雍邱有
大將六人皆官開府特進而勸巡降賊後在睢陽大將田秀榮亦
潛通賊許遠將李滔亦叛入賊而謂獨睢陽城中無賢愚貴賤人
人皆忠臣義士甘死抑其事更有可言者巡始與賈贛復雍邱令
不責耶此必不然矣
狐潮家口在城中時潮為去賊領兵行部還攻雍邱潮素與巡善
使巡能挾以招之赦其罪矣開以大義動以目前身家之安危禍
福誘進以同力匡王珍逆之功名富貴以巡之英襟毅概奇材異
能為潮信服久矣自忖所處孰吉孰凶所得孰少孰多所貪覬孰
虛孰實潮豈迷復而不知所轉計向其必率賊黨以降賊大半由
脅從得盡力於正如嬰兒脫虎狼依慈母以巡之略加以數萬強
旅鼓行而前孰能禦者勛業當與汾陽臨淮相上下何至牽絀跼

以下駁辯
前說逐層
精密深賜

現證累累
不必繁言
而解
前數行猶
人所易見
此下尤轉
轉入勝

踏卒困踣於梁宋數百里間。顧乃因一時忠憤遽屠殲其家口於城上。致潮銜恨入骨。無所顧望。殫力寇攻。百敗不撓。使巡拮据塵戰於寥寥一邑中。幾一載。因而弗獲。乘銳成破竹之勢。以奏恢復之大功。豈不深可惜哉。或又曰。否否。巡之屠潮家口。正以人心疑貳之際。激將士之心。而作其忠義之氣耳。潮身附逆賊。狼子野心。未必大義所可曉。家口所能招也。明張獻忠之妻被獲。守臣不殺。冀以招徠。獻忠而卒無濟。斯亦可知已。此福州朱菽原進士之說。新城陳碩士侍郎亦以為然。余又謂不然。斯時巡與賈賁之義師合。已有二千。先是賈已擊走賊大將張通晤矣。雍邱之人共迎賈入城。士心久知奮。不必藉屠潮家口為激作也。古之招降賊將。而且賴以成功者。頗多。豈可

陸堂文集三

論

十

概謂狼子野心。必不可導使返正耶。卽巡後此在睢陽。亦嘗招降賊將李懷忠。弁其黨數十人矣。巡本傳又言其前後招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茲非其明徵耶。况潮有海口繫其心。尤易樂為從也。以下百餘字將謂人推較此論與旁其傳而測其胸矣。且潮素善巡計。其人亦非全不省禮義。若明季獻賊之悍逆凶毒。無復人理。乃互古所觴見者。非如令狐潮之比。獻賊祇其妻被獲。亦與潮之全家生死在巡掌握中者不同。矧獻賊乃欲自為帝王。潮於是時。特以區區縣令降賊。本起於畏死。顧家繼乃欲立功。見能希賊顯擢耳。為日無幾。尙未覩祿山父子之面。非如孫孝哲。高尚崔乾祐輩。久為賊渠之心膂。股肱不惜以身家從之也。故吾謂潮之可招。以常情度之。殆十而八九矣。卽使其不從也。然巡業

圓到透悉之極

仙芝罪猶可原與號王巨廷芝有別

離衡至當

已招之則雅故之誼已盡然後從而誅其家以伸國法潮雖怨毒
巡諒亦不至如是之甚焉耳噫愚非敢妄議古賢也彼昌黎所謂
棄守而苟且圖存若高仙芝竇廷芝號王巨之流無義以處而非
可以顏真卿及郭李二公之知所取舍為比者其罪固不待追議
而後明即擁強兵觀望如賀蘭進明許叔冀尚衡閻邱曉諸人雖
愚人亦豈不知唾罵之哉若張許二公則千古忠臣中之最赫烈
者矣自昌黎代為申辯後無復有疵議之者然高其忠而為之諱
其過斯可爾因其忠而遂曲護其過則吾恐其貽悞於天下萬世
也由前之說知太王孔孟之處其任而必有所不忍為如後之說
即諸葛武侯李忠定王文成亦必有所以慎處其間而不逕情以

陸堂文集三

論

十一

將事矣。屈原楚之宗臣也。哀國之將亡而先自戕此蓋死傷勇者
也。而害不及人。然朱子猶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
於忠者也。吾於張許二公亦云爾。不知後之精義君子。其將以吾
言為不悖於道否耶。朱子論屈原之數語或疑其非朱子之言又或云忠豈有過哉愚謂此皆拘泥之論也過

於忠猶中庸之言賢者過乎道耳然則亦可駁之曰道豈有過乎

自韓昌黎後千餘年忽又有此議論似乎翻新出奇矣其實足
極平極正道理大旨都從孔孟書中悟來故曰羣言淆亂折諸
聖。此子少作也後數年見王文簡池北偶談有張巡妾一條
傳聞雖未可盡信要不可謂無其理耳且傳說與文簡者云曾
親見其事又係其師之事址貫姓名言之鑿鑿當非妄也道光

己亥增改舊稿書

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王金和

四面八方都想得到又極說得出實見得一段炯然不可磨滅道理而耿耿苦心以出之非好翻前案也文之淵古潔勁合歐

王爲一手矣

門人啓運讀

本孔孟之言以爲折衷義周辭確即使二公見之當亦無從置

辯愚堵吳贊邦讀

千兵萬馬而綸巾羽扇指揮自如其中權者定也

楫注

又自云此篇第四頁亦豈至於此耶句下尙有十七句云善乎我

陸堂文集三

論

十二

高宗純皇帝評唐孫樵之書田將軍邊事也曰大君者天下之父
母也父母之於子固欲其有土之可居而養土地者固所以養
我赤子且安其居者也然以土地之故使無辜赤子芟夷斬伐
如草木焉則如人以田宅之故而取赤子於慈母之懷而殺之
至愚之所不爲也煌煌

聖言視孔孟真一揆矣况是時二公云云

巡殺妾饗士蓋倣漢末臧洪不知洪此事不足法也且洪之誓
守窮城而無變通與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本亦不當
于義徐眾三國評及宋儒楊文靖之疵議洪良爲有見獨二家
之論又于袁曹太優假且眾謂洪宜徐更觀釁殺死于超亦太

過夫張超袁紹皆洪受恩舉主洪泣請救超而紹終不從則洪未爲負超也超雖敗滅洪亦何必以死殉之乎當紹之堅不從洪請也洪卽堅欲拯超亦當自鼓行而前或自審力不足敵則當轉求他方并力以救之或又勢不及待義斯可以已矣觀洪答陳琳書則洪早已積窺紹之意圖不軌矣重以不肯救超之大怨則洪固當棄官以潔其身蓋洪所居官紹所表用也又紹所部屬也如洪素懷扶翼帝室之大志則何不別投可依者而與同仗大義誅暴亂紹逆節旣大著則洪雖秉公滅私以誅紹亦可無尤旣皆不能然而猶俛首屈居其所部屬表薦之原秩又輕與紹絕不量勢力而輒與之爲仇敵蓋所謂進退無所據

者矣且紹所讐者止洪一人耳旣力屈不能逃則一亡就死猶爲辨理不精而傷勇况憑恃客氣而鼓激數千人皆就死其罪爲何如耶至陳容之從洪死尤爲無謂蓋東漢尙氣節未流之弊遂至于以非義之義而捐生者累累甚而不惜以家族殉之者以是知爲國立教不可以稍偏倚也茲因論張許二公而附著之

○○見其大則心泰論 嘉慶壬申選拔試藝

且夫心者一身之主也而心之戚與舒則繫乎其所見之大小不同耳旨哉周子之論顏子也而曰見其大則心泰請得而申釋之蓋人之所重視者富貴也崇高莫大乎富貴雖聖人亦嘗言之矣然富貴而道在焉則重道不在焉而富貴則輕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又無論非道之富貴也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人惟中無所見是以奔馳於聲色貨利之場未得而憂既得而喜營營逐逐隨物以為重輕而不見有已苟洞然有得於吾道之妙則動靜皆至樂之境鳶魚悉天機之露窮通夷險交乎其前而不足撓其和蓋有得於至

陸堂文集三

論

十三

貴至愛者而無所願乎外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歛乎哉而孔子嘗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皆斯義也或曰巖穴枯槁之士遯世無悶葆真履素雖投以富貴而不願此皆可謂見其大者乎曰否此所謂泉石膏肱煙霞痼疾雖免于累猶未能無所著也有所著則均之偏也以視乎世俗之勞攘塵垢則侔乎遠然非所謂處一而化齊者也夫惟大人者心廣體胖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可以富貴可以貧賤不必不富貴不必去貧賤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孔子之疏食曲肱乃其人也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蓋亦庶幾乎此者也故曰亞聖

簡當老成圓融周悉

會滙川

心意閒淡如不欲戰筆下別有一種超然之氣澄然之度先生
年甫壯而所造之高雅已如此

逢吉讀

以經證子意義周而吾師少壯已是能手

楫注

陸堂文集三

論

十四

此卷之末... 陸堂文集三... 論... 十四... 此卷之末... 陸堂文集三... 論... 十四... 此卷之末... 陸堂文集三... 論... 十四...

